

聊
我們的故鄉

章 泯 著

中華民國廿九年三月廿八日

19222

上海一聯書店發行

每月交藝

4

刊叢藝文月每

鄉故的們我

著 泯 章

行發 **店書般一** 海上

月五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刊 叢 藝 文 月 每

鄉 故 的 們 我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版 初 月 五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著 作 者
章 泯

主 編 者
夏 征 農

發 行 者
一 般 書 店

上 海 環 龍 路 十 四 號
電 話 八 五 五 八 一

印 刷 者
中 國 科 學 公 司

每 冊 實 價

目次

死亡綫上	一
村中之夜	四三
兒歸	八一
雪夜小景	一〇三
賠錢貨	一一
我們的故鄉	三七

死亡綫上

人：

老農（五十餘歲）

老婦（五十歲左右，他的妻子）

大虎（二十歲左右，他們的兒子）

姨媽（四十餘歲）

柱英（十七八歲，她的女兒）

某國人

警兵甲，乙

景：

一間北方農民的居室。靠後橫有一炕；炕後有兩堵大窗；炕上面有捲起的被蓋，還有一些舊衣之類的東西。炕前面地上，靠右放有一方棹，南有一個椅子和兩個橈子。此外房裏還放了些農具。左邊開有一門通外面。

時：一九三六年秋。

開幕時，外面有驢子的叫聲，驢車在路上滾過的響聲，有人趕驢的聲音，同時還雜有犬吠聲。台上只有老婦和老農。老婦坐在炕上縫補破衣。老農坐在棹前，拿着一根旱烟袋，想從那空的烟荷包裏弄點烟出來。他用火柴點烟，吸了兩口就吸不出烟子來了，他又燃火柴來點，這樣來了三四次。老婦說話了。

老婦 別糟塌了火柴！你這那兒是抽烟，抽火柴嘛。

老農（不言語。把旱烟袋放下，順手隨便弄着棹上的幾個銅子兒玩；忽然得到

什麼啓示似地，他偷偷地把那幾個銅子兒裝進那烟荷包裏。他起身，拿着旱烟袋，預備往外走。……

老婦（抬起頭來）你出去嗎？

老農 哎，出去蹣跚蹣跚。

老婦 你順便帶幾塊豆腐干兒回來；晚上沒有菜吃。

老農 錢呢？

老婦 桌上不是有幾個銅子兒嗎？（仍埋頭補衣）

老農（躊躇起來了；慢慢地退回來坐下）……

老婦 嘿，怎麼又不去了呢？

老農 懶得動！

老婦 你怎麼不說懶得吃呢？

老農（無話可說）……

老婦 什麼事兒都離不了我！（動了一下身，加速結束她的工作）

老農 等大虎那孩子回來去買吧。

老婦 他回來去買；誰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成天在外面，不落家！（說着放

那破衣服，把針插在髮髻上，下炕來。）

老農 （不安狀）他總會回來的。

老婦 （自己整理了一下。到桌前去，打算拿錢；突然發覺了）喂，這桌上的幾

個銅子兒呢？

老農 （起身走開）……

老婦 你看見沒有？

老農 我看見什麼！

老婦 桌上的銅子兒！

老農 桌上的銅子兒我知道……

老婦 你知道在那兒？

老農 我怎麼知道在那兒。

老婦 明明放在這桌上的。

老農 也許是大虎拿去了。

老婦 他出去了，我還看見在桌上呢。

老農 也許是你姨姪女兒……

老婦 瞎說，桂英才不會呢。

老農 幾個銅子兒的事情算了把。

老婦 你倒說得容易！你知道你家裏還有多少錢？我告訴你，就只有那幾個銅子兒了！（找尋）

老農 （不言語。坐下來，又擦火柴來吸旱烟。）……

老婦 （回過身來）你不給找找，還抽什麼烟！（一下奪過那旱烟袋來，往桌上

一擲，發出銅子的響聲。她驚異地望着，正伸手去拿那旱烟袋）

老農（忙去搶過那旱烟袋來），……

老婦（也忙衝過去，一下把那旱烟袋奪了來）……

老農（正預備去奪回）……

老婦 你想幹麼？

老農（只得縮回來）……

老婦（望了望旱烟袋上串的荷包，又恨恨地望了老農一眼，從那荷包裏拿出那

幾個銅子兒來）哼，你幹的好事兒！

老農 什麼好事不好事！我拿幾個銅子兒買烟都要咕哩咕嚕；你的什麼妹妹和姨

姪女兒在這裏白住白吃，怎麼沒有見你說一句話？

老婦 他們白吃了你的？虧你說得出，人家拿了兩塊錢出來用了；要不是他們

來，咱們早就該餓飯了！

老農 那點兒錢算什麼；有這麼便宜的客棧？

老婦 你家是客棧，你是開客棧的？

老農 不管怎麼樣，咱們自個兒都沒有法兒過，還能管別人？

老婦 虧你說得出！人家弄得無家可歸，逃難到這兒來……

老農 鬼子把她們村子毀了，讓我家倒楣，收留她們？

老婦 有什麼不可以！

老農 可以；自個兒還沒有法兒過呢；可以，我看你能養活她們多久。她又是病

人，回頭有什麼……

老婦 你不用管。

老農 我是一家之主，我怎麼能不管。

老婦 你要管，你就拿出錢來還人家。

老農 幹麼要還錢給她們；我又不是大財主，能讓她們白待這麼……十來天兒。

老婦 少廢話了吧；去買幾個豆腐干兒回來，讓我把大虎那件衣服給補好。

老農 我不去買豆腐干。

老婦 買烟，你去不去？

老農 （停了一下。突然地）不去！

老婦 （無可奈何地望了對方一眼，正往外走）……

大虎上，怪沉悶的樣子。

老婦 啊，大虎你上那兒去來？

大虎 （不在意地）沒上那兒。

老婦 天兒怪冷的，穿這點兒衣服在外面跑。

大虎 不冷。

老婦 （拿出銅子兒）你去……（停下了）

大虎 幹麼？

老婦 不要，不要：還是我去，我去。（下）

大虎（望着母親下去了，回過頭來，怪苦悶地待在那兒。）……

老農（很不愉快地掃了對方一眼，沒意思地含着那空旱烟袋）……

沉默了一會兒。

老農（取開旱烟袋，轉過頭來。氣惱地）我說，你成天在外面兒跑些什麼？

大虎（冷淡地）沒有什麼。

老農 那你還在外面兒幹麼？

大虎 待在家裏又幹麼？

老農 幹麼！家裏沒有飯吃，你也不打算打算。

大虎 我有什麼法子！田地給鬼子霸佔去了，咱們種地的人還有什麼法兒活？

老農 沒有法兒就等着餓死嗎？

大虎 誰說要等着餓死？你要等，你等好了，我可不願意。

老農 他媽的，我要等死，我說過我要等死嗎？

大虎 老這麼樣兒待着，不是等死等什麼？你要在這兒等死，我可要活去。

老農 你他媽的，你活去，讓我等死？我養你幹什麼的？養你這麼大，你才……
我等死，你活去！

大虎 我又沒有不讓你去。

老農 上那兒去？

大虎 還有那兒好去呢？

老農 啊，你又在想跟着「鬍子」當什麼義勇軍去。

大虎 不這樣，咱們又有什麼法子？

老農 沒有法子就當「鬍子」去？

大虎 誰說是當「鬍子」？

老農 拿着鎗桿兒搶劫人，打死人，這不是「鬍子」是什麼？

大虎 你知道咱們現在搶劫，打死的是什麼人？

老農 你當我不知道，鬼子呀！

大虎 這不得了。

老農 不管是什麼人，這樣的事兒總不是好人幹的。

大虎 那你就甘心讓鬼子把你的祖田祖地搶去，自個兒等着餓死？

老農 誰說我甘心把祖田祖地讓鬼子搶去？你說的——你說的？

大虎 不甘心，那就只好這樣去拼他媽的一下。

老農 拼他媽的什麼？

大虎 給那搶咱們祖田祖地的鬼子拼個死活！

老農 你拼得過人家。

大虎 沒有準兒，你瞧着吧。

老農 「你瞧着」！我瞧你，就算了吧。人家帶着大兵，作大官兒的，都還不敢

給鬼子拼呢；還說你！

大虎 就是他們這般傢伙不給鬼子拼，咱們老百姓才更要去拼一下！他們刮了他媽的不少的錢，那兒都可以逃，都可以活；可是咱們呢？沒有了地，就是他媽的死路一條！

老農 也不見得。

大虎 怎麼不見得，咱們自個兒就是這樣的。地給鬼子佔去了，咱們現在可不沒法兒活了嗎？

老農 天不絕人，咱們……

大虎 天是不絕你，可是鬼子要絕你。

老農 難道你就讓他絕去，不想點別的法子？

大虎 想什麼別的法子，去給鬼子叩頭，求他們交還咱們田地？辦得到嗎？

老農 ……………

大虎 咱們這樣沒有身分的人，就是好好兒地作個亡國奴，也不會讓你有好日子過的。

老農 不管怎麼樣，你總不能去。你走了，咱們靠誰去，我和你媽都上了年紀？

大虎 我自個不走，也會被鬼子拉去當炮灰的；你們照樣沒有靠的。

老農 怎麼說的？

大虎 現在到處都在抽壯丁去打仗。

老農 打什麼仗？

大虎 替鬼子去打義勇軍，打咱們自家人呀。

老農 有這樣的事兒？

大虎 聽說咱們村子裏也快了。

老農 有這樣的事兒？

老婦 （說着走上來）什麼事兒？

大虎 沒有什麼。

老農 他又在這兒想走了。

老婦 什麼，你又發瘋了？你走了咱們這兩架老骨頭可又怎麼辦？

大虎

老婦 我看，大虎你就別想這樣的冤枉心思吧。你忍心丟下我和你爸爸嗎？你要知道，現在又不是太平的時候兒。

大虎 這我知道。

老婦 知道就好了。咱們要活就活在一塊兒；要死就死在一起。

大虎 可是你待在這兒，活不讓你活，死也不讓你痛快地死。

老婦 慢慢想法子，你急什麼！

老農 真是，急有什麼用？

大虎 這樣不死不活的活罪我受夠了。我非走不可！

老婦 怎麼，你真忍心丟下咱們？

大虎 我留在這兒，對你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老婦 有你天天陪着我，就好了。

大虎 有什麼好的，現在家裏沒有飯吃，我也想不出法子來。

老婦 大夥兒想呀。大虎好好兒待下，你的好日子還在後頭呢。（說着就很有意味地望了大虎一下）

大虎 照這樣兒待下去，到死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老婦 （含笑）唔，你瞧着吧，再待些時候兒，我就包你捨不得走了。

大虎 沒有的事。

老婦 你瞧，我就有這樣的本事。

老農 怎麼回事兒？

老婦 你不用管。

老農 我幹麼不管？

老婦 其實你作爸爸的是應該管的。

老農 到底管什麼？

老婦 別忙，我來問問你，大虎，你看桂英這女孩子怎麼樣？

老農 （恍然大悟）是這麼回事！

老婦 （對老頭子）你看怎麼樣？

老農 我看你就別要作這樣的夢吧！

老婦 （不愉快地）爲什麼？

老農 咱們現在一家三口兒都還沒法兒過呢，再添成四口兒，不，五口兒——她

娘還不跟在一塊兒……

老婦 照你這麼說，人窮就不該娶媳婦兒了？

老農 可不。

老婦（有點動氣了）你娶我的時候兒，你家裏有錢嗎？我看，和現在也差不多；那你幹麼娶我？

老農 這——這是什麼話！

老婦 就是叫化子也有娶媳婦兒的。

大虎 咱們現在恐怕還不及鬼子沒來以前的叫化子過得愜意。

老婦（不快意了）那麼你作叫化子去好了！

大虎 在鬼子手下，別說作叫化子；就是作皇帝也不愜意。

老婦（自個兒咕嚕着）作神仙飛到天上去好了。

大虎 我倒不想作神仙，我只想……

老婦 你只想——你只想丟開咱們這兩架老骨頭不管，好跑去……好跑去……

（說着就感傷起來了）

老農（憤然）好跑去送掉狗命完事！

老婦（聽了老農的話，更覺傷心）……

全場靜默了一會兒。

大虎（走上前去）媽，請你不要……

老婦（抓着大虎的手）孩子，你不能去。你不能去！（眼巴巴地望着對方，望給回答）

大虎（垂下頭默然）……

老婦 孩子，不去，你答應我不去。（盯着大虎的臉）

大虎（默然，無可奈何地把臉避開）……

老婦 大虎你真忍心丟下……

大虎 媽，不是我忍心，實在是沒有法子。我留在家裏對你們什麼好處也沒有。

老婦 有好處沒有好處這你不用管。

大虎 還有，抽壯丁給抽去打義勇軍，打自家人，這不……

老婦 不會的，不會的。

大虎 什麼不會，別的地方就這麼作了；聽說咱們這兒也快實行了。

老婦 我不放你去，他們不會拉你去的。我說我家裏沒有多的人手。

大虎 那般傢伙管你這些個。你沒有飯吃，照樣把你的地給霸佔去了。你也不去

求過他們嗎？

老婦 （無話可說）……

大虎 媽，不要難過。

老婦 孩子，你就去定了？

老農 去定了！沒有那麼容易！丟下娘老子不管！

（這時桂英扶着她母親出現在門口。）

老婦 啊，你們回來了。劉先生看了怎麼說？

桂英 說是要緊。

(老婦助桂英扶病人上炕。)

老婦 你睡下吧。

姨媽 不，我想坐一會兒。

桂英 您就睡下吧，媽，您也該累了。

老婦 躺一會兒再起來坐好了。

(病婦躺下了。)

老婦 (對病婦) 你要吃點什麼嗎？

姨媽 不要。

大虎 媽，咱們該燒飯吃了，時候兒不早了。

老農 只顧想吃，沒有見你想到家裏有沒有吃的。

大虎 沒有吃的，我就不吃好了。

老農 你說得那麼容易，你不吃，我可要吃。

大虎 吃你的，我又沒有不讓你吃。

老農 你得給我吃，明天，就沒有吃的了；你得養活我，我養你這麼大了。

大虎 我是想養您老人家；可是田地給鬼子霸佔去了，我有什麼法子！

老農 你沒有法子就想逃，難道我有法子？

老婦 （在那裏縫補大虎那件衣服）你們得了吧，吵什麼，能吵出什麼來？

老農 不吵！明天就沒有吃的，看你怎樣辦？

老婦 你這樣吵一下，明天就有得吃了嗎？

老農 這樣閉着嘴，悄悄兒地待着，就能有飯吃嗎？

大虎 這樣瞎吵一陣，有什麼用……

老農 什麼，你說我是瞎吵？

老婦 可不是瞎吵，得，得。

大虎 咱們這樣悄悄兒地待在這兒實在也不是辦法。

老農 悄悄兒地待着，當然不是辦法。

老婦 好吧，不是辦法，你們吵去吧！多吵一下，就會把肚子吵飽的。走，桂英咱們作飯去，讓他們在這兒吵個飽。（同桂英下）

靜默了一會兒。

老農 （本來在那裏沉思着；突然地）他奶奶的，地佔去了，給點錢也還說得過；現在我要有他媽的十幾一二十塊錢，也可以作點小買賣過活，過活。

大虎 讓你過活！

老農 怎麼着？

大虎 鬼子們讓你活？叫你死——還不讓你痛快地死呢！

老農 你他媽的盡說喪氣話！

大虎 我才不喪氣呢。

老農 你才不爽氣呢；瞧你那副神兒！

（病人坐了起來。）

大虎 姨媽，您怎麼不睡下？

姨媽 不，我不要睡了。（翻弄着她的衣服邊）

大虎 吵擾了你，真是……

姨媽 那兒的話。

老農 （既沒趣又厭煩，只得往外走）……

姨媽 大姨爹，請別走，我有話給你說。

老農 （止步，回過頭來）有話給我說？

姨媽 是的。（她從她的衣邊挖出了什麼東西來）

老農 （走上幾步）你說。

姨媽 自從咱們村裏全給鬼子燒毀了，桂英的爸爸也送了命，我和桂英就沒有地

方好待，只得跑到姨爹這兒來打攪姨爹……

老農（有點聽不入耳，隨便敷衍一句）沒有什麼。（預備退開）

姨媽要是老這樣打攪下去，我也怪過意不去。所以……

老農你想到旁的地方去嗎？

姨媽我還有什麼地方好去！我和桂英恐怕只有待在你們這兒——長待在你們這

兒……

老農（頗爲不悅地退開了）……

姨媽所以我想……你們也是很困難的。……

老農那是。

姨媽所以……

老農我看，你就安心躺下吧，客氣話還說它幹麼？（往外走）

姨媽我不是要說客氣話，我是有點兒事情想給你商量，你也許樂意。

老農（回來）有什麼事給我商量？

姨媽 我這兒還有十二塊錢……

老農 什麼？（逼上前去）

姨媽 我想交給你去作點兒小買賣，你不是說想作小買賣嗎？

老農（中聽了）對呀！

姨媽 這樣，咱們大夥兒也許就能過活了。

老農 那當然，那當然！大虎你瞧，咱們可有生路了。快去叫你媽來！

大虎（不特心不動，身也不動）……

老農（掃了大虎一眼；自己跑下去了。在外）大虎的媽，大虎的媽，來，快來！

老農拉着老婦上，桂英也跟上。

老農 我說的天不絕人！

老婦（走近炕去）你真有錢拿出來嗎？

姨媽 是的，我還剩有十二塊錢。

老婦 你真樂意拿出來作買賣嗎？

姨媽 怎麼不樂意！（交錢給老婦）

老婦 要是……

老農 我看你就別囉唆了吧。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情，大夥兒都好！

老婦（接過錢來）好是好；不過……

老農 別瞎扯了，「不過」，不過什麼！

老婦 那麼咱們作什麼小買賣好呢？

老農 開雜貨店兒，什麼都賣！

老婦 只有這點錢，那能……

老農 欸，真是娘兒們！有這十幾塊錢，至少可以作二三十塊錢的生意，拿貨的

時候兒，可以不要全付錢。

老婦 有這樣好的事兒？

老農 可不是，你們瞧着，開雜貨店兒再好沒有了。人家不買這個，就得買那一個，要什麼有什麼。

老婦 （也跟着高興起來）作這麼大的買賣？

老農 （頗爲得意）可不。不作就拉倒；要作就得像個樣兒。我要早作這門生意，我告訴你們，咱們現在不是這樣兒。

大虎 （有意拾槓似地）怎麼沒有早作呢？

老農 就爲那幾畝到期的地，一天到晚，忙還忙不過來，那有工夫幹這事兒。

大虎 現在可好了，地給人霸佔去了，用不着忙了。

老農 （厲然狀）你這是對誰說話？

老農 要像你一樣，成天悶着，垂頭喪氣的；沒飯吃，也不想法子！

大虎

老農 照你這樣待着，就能過日子？

大虎 所以我想走了。

老農 到那兒去，去送死？

大虎 不見得。

老婦 哎喲，你們什麼不好談，幹麼要談到這上面去？

老農 （軟和下來了）我看你，就別作那樣的糊塗夢了吧。咱們好好兒地把生意作起來，總可以有太平日子過。

大虎 在鬼子手裏作人，能過太平日子？我看您才別作這樣的糊塗夢呢。

老農 什麼，你說老子糊塗？明明有日子好過，你不過，要去送死，這不糊塗？

大虎 這種亡國奴的日子，誰要過。我情願那樣去死！

老農 他媽的，你去死好了！……

老婦 我說你們怎麼的，總是說不上三句話就吵起來了？

老農 他媽的，這小子說話……

老婦 廢話少說了吧。

姨媽 還是大夥商量商量雜貨店的事兒吧。

老婦 真是，放着正經事兒不談！咯，錢交給你。

（老農接過錢來，特別高興。）

老婦 可不能拿去買酒喝，買烟抽呀。

姨媽 能喝多少，抽多少。我看，大姨爹往後不知要多辛苦……

老農 那算什麼。

姨媽 今天就去買點酒和菜來樂一樂。（對大虎）大虎也不要說走的話了。店開

了，也可以幫忙照料照料……

老婦 可不是。……

姨媽 再說桂英也很……（很有意味地轉望桂英）

桂英 （半羞半惱地瞪了母親一眼，避過去了）……

老婦 真的，明兒真成了……（也很有意味地望着桂英）

桂英 （在她母親與大姨媽的挾攻之下，很覺不安。由羞而欲逃了）……

老農 （阻止桂英）得，得，別廢話了，咱們談正經事兒吧。我看，大虎去採辦貨物；那兒便宜就到那兒。（對大虎）往後你這脾氣可得要改一改。不能

老照你這個樣兒，懂嗎？

大虎

老農 我呢，就管理店裏的事兒。

老婦 桂英很聰明，也可以幫你忙照料照料。

老農 不成，這可不成！咱們又不是在大地方開大商店，大姑娘不好出來照料；

再說，給那般壞蛋看上了，可又是麻煩了。

姨媽 哎，這可不好，就讓她燒燒飯，洗洗衣服，也夠忙了。

老婦 多幫我點兒忙也不錯。

姨媽 我病好了，也可以作事的。

老婦 真的，咱們家裏的事兒，有咱們三個人兒來作，那頂省力了。從前咱們有地種的時候兒，人少事兒多，真把你累壞了……

老農 得了，你扯到那兒去了？咱們正經事兒還沒有安排好……

老婦 你說好了，你說好了。

老農 不是我說，還是你說嗎？

老婦 （已知是自己的錯兒，所以毫無怨色地接受了對方的那種嚴厲的態度）……

老農 （更神氣了）我看咱們這小買賣要作開了，別瞧它小，夠咱們幾口人吃，

穿，還有得剩。

姨媽 那是。（又高興又得意）

老婦 （衷心喜悅）夠吃，夠穿就行了；有剩沒剩倒是小事。

老農 （半責半嘲地，對姨媽）你瞧真沒有出息，錢多是小事！

老婦 （笑着接受了老農的言語）……

姨媽 （也笑了一笑）……

老農 （更爲得意了）我看……（一下望見老婦拿過那件衣服來預備縫補）你聽

我說話呀，忙什麼？（奪開那衣服）

老婦 （仍然毫無反感，怪柔順的，微笑着把針插回髮髻上）……

老農 我看，幾年以後，咱們也可以伸伸腰，擺擺架子；再不會受人的氣了……

人聲 （在門外）有人嗎？（門被人推開了）

某國人和二警兵出現在門口。舞台上的人們一下由喜悅變到驚懼了。那

三人走了進來。警兵在那裏查問，某國人就盯着桂英。

警甲（拿着一本簿子查看）你家有一個壯丁，是不是？

老農 是，是。

警甲 一總是三口人，是不是？

老農 是，是，

警乙 可是你們怎麼這許多人？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怎麼有五個人？

警甲（厲聲）另外的兩個是那兒來的？

某人（像是被警甲驚醒過來似的，忙抓着警甲的話尾）是那來的？

老農（指點）這兩位是母女倆……

警甲 誰管這個，快說她們是那兒來的？

警乙（也搶一句）那兒來的？

老農 他們是打東邊兒劉家村來的。

某人 來作什麼的？

警乙 (也學一句) 作什麼的？

老農 不作什麼。

某人 不作什麼，還來作什麼？

警乙 哎，還來作什麼？(頗爲神氣)

某人 讓他說。

警乙 (恭敬，順從極了) 噓！

警甲 你說呀。

老農 他們的村子……

某人 怎麼樣？

警乙 (又打算跟着上一句，可是靈機一動，就給帶着了)……

姨媽（很直率地）給他們全燒毀了。

警乙 誰燒毀的？（好像要表示他的俠義似的）

某人（斜着眼有點敵意地盯着警乙）……

警乙（覺得不對勁兒，怯怯地望了某國人一下，俯首直立，好像表示再不敢着聲了）……

某人（見警乙服貼了，才轉過眼來，走上前兩步，對姨媽）你的家裏還有什麼人？

警甲 還不給滾下炕來，規矩都不懂！

姨媽（忙掙扎下炕來，依着炕站着）……

警甲 問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姨媽 沒有什麼人了，老爺，只留下我和我女兒。

某人 你家裏是幹什麼的？

姨媽 沒幹什麼，種地。

某人 你們來這兒有多久了？

姨媽 大概……（回憶）

老農 有——有十天了。

某人 （對老農，動氣了）什麼，這樣久了也不去報告？

警甲 好大胆！

警乙 （機會來了）真好大胆！

某人 都給我帶走！

警兵甲，乙就獵狗似地撲過去了。

老農 先生——老爺，饒了咱們吧，咱們都是好人！

某人 你知道這是犯法的嗎？

老農 知道了，求您饒過這一次吧！

某人 姑念你們是初犯，饒過你們這次……

老農 謝謝您的好意了！

那兩條獵狗覺得有點兒掃興似的，倒退下來

警甲 以後可要當心點兒！（發洩了一句）

警乙 再這樣，可就要你的老命！（也跟着發洩了一句）

某人 她們在這兒待了十天，是不是？

老農 是，是。

某人 那麼一天罰一塊錢。

老農 老爺，咱們是窮人，那兒罰得起！

（那個獵狗的機會又來了，他們又撲上前去了。）

警甲 誰管你這些，犯了法，就得受罰！

警乙 罰，拿出錢來！不拿出來就帶走！

姨媽 老爺，咱們就只剩下十二塊錢了……

警甲 拿出來！

警乙 （逼上前去威脅她）你拿不拿出來？

姨媽 老爺……

警乙 別廢話！不拿出來就都帶走！

老婦 （對老農）你就給他們算了！

警甲 什麼，錢在你身上？（說着就逼近老農）

警乙 （丟開姨媽，衝到老農前）在你這兒，你他媽的幹麼兒不交出來？（他從

老農手按着的衣袋裏搶出那錢來。帶着勝利的，討好的神氣將那掠奪品交

給他的主人了。）

老農 老爺，這點兒錢是咱們這幾口人的命根，沒有了，咱們就真只有餓死！

警乙 你他媽的，活該！

警甲 別廢話了。

警乙 再廢話可就……

這兩條獵狗好像滿足了似的，預備走了。可是一看主人沒有就走的意思，好像還沒有滿足似的，他們又待下了。

某人 （數了錢之後）十二塊錢。

老農 老爺，請您把那多出的兩塊錢給我，咱們一家人，明天就沒有吃的了。

某人 什麼，多兩塊錢？還要短八塊呢，十天，一個人是十塊錢，現在是兩個人，要廿塊錢。

警乙 對了，得拿出廿塊錢來才行。

警甲 再拿出八塊錢來！

警乙 快，快。

老農 實在沒有了，就是一個銅子，打死我也拿不出來了！

警乙 你他媽的駭哄誰，打死你算什麼！

某人 把女孩子給我帶走！

那兩條獵狗馬上就撲過去了。

桂英一面掙扎着，一面哭喊着，『媽，媽！』

姨媽 (向某人跪下) 老爺，求您作作好事，饒了咱們吧。

(那兩條獵狗拉着桂英在觀看他們主人的顏色。)

某人 (向門口走去)……

姨媽 (跪着爬上前) 老爺你要帶人，就請您帶我去好了，別要駭壞了孩子！

某人 (轉過身來望着對方冷笑着) 我帶你這樣個髒老婆子去作什麼用？哈，

哈，哈……(拿出他的手鎗來緊緊地握在手裏)

那兩條獵狗拖着那無效地掙扎着的羔羊走了。

桂英哭喊着，『媽，媽……』

姨媽衝上前去，被某人一腳踢回來，跌倒在地下，呻吟着。老農和老婦忙去扶起她來。

桂英（在外）媽，媽……

姨媽聽見桂英的聲音，還想掙扎起來，可是終於無力地倒在老婦和老農的手裏，被扶到炕上去躺下了。她的呻吟與桂英那越來越遠的掙扎的呼聲對照着。

大虎（一直就固定在那裏，咬着牙關看着。炸彈終於在他的心裏爆烈了。突然就是一拳打在桌上）他媽的，這還能待下去嗎！（順手將老婦爲他縫補的那件衣服往身上一披，就衝下去了。）

老婦（忙捨開姨媽，追去）大虎大虎……

老農（仍然待在那兒，默然低下了頭）……

幕

原书空白页

村中之夜

人：

何老爹——五十餘歲

大和尚——廿餘歲

劉老爹——六十餘歲

貴生——三十餘歲

男女羣衆

景：

堤岸上長着蘆葦，還有株大柳樹，下弦的月好像很焦急似地在層層的烏雲裏竄動，稀疏的星子在烏雲的縫隙中窺看。遠處有堡寨的黑影，聳立在那裏，有火把子點點地燃着。另一旁是個村莊，低低地顯出幾點小小的燈火。

開幕時，大和尚躺在一旁，何老爹靠着柳樹抽着旱烟。堡寨裏送來斷續的梆聲，這梆聲引起了村莊上幾聲大吠。近處，有水洶湧的聲音。

何老爹（把旱烟碰滅），大和尚！大和尚！……梆，梆，梆，他們堡寨子裏的
人家倒不怕堤破，水來淹了……

大和尚（鼾聲）……

何老爹 唉！年青人，真睡得着。

大和尚（鼾聲）……

何老爹 水漲上來，淹死在水裏，還不會醒呢。

大和尚（鼾聲更大）……

何老爹 真是！（自己打呵欠。）

一陣風掠過，柳枝飄動。

何老爹 （手拿旱烟袋，立起來，走近大和尚）大和尚，醒一醒！（用旱烟袋觸

對方的頸子）

大和尚 （突然驚叫起來。雙手扼着自己的頸子，忙坐起，愕然地）……

何老爹 哈，哈……

大和尚 （還沒清醒）什麼事？

何老爹 （有意捉弄對方）堤衝破了！

大和尚 （爬起來，就想逃，可是錯往河邊奔了）……

何老爹 （一把抓着對方）你怎麼的，想跳水嗎？

大和尚 （往下面一看，忙退回來）這是怎樣回事？

何老爹 你睡糊塗了。

大和尚（四面一看，這才清醒過來）原來是你老人家給我開玩笑。

何老爹 照你這樣睡下去，水漲上堤來，你還不知道呢。

大和尚（拿起一根竹棍去水邊測量）還早，還早沒有漲什麼。

何老爹 還能漲！再漲一兩尺水，我們這灣裏的人家就不得了。

大和尚 大概不會再漲了。（仰望天空）雨下了這麼多天，許不再下了。

何老爹（也仰望天空），說不定，說不定，你看，滿天的烏雲，總不散。

大和尚（望着烏雲）媽的，有意給我們作對，總在我們頭上罩着，散不開！

何老爹 有什麼法子，命裏注定的。

大和尚 什麼命裏注定！要是把這堤岸，早修堅實點，現在也用不着這樣擔心

了。媽的，睡覺也睡不好。（打算再去睡下）

何老爹 喂，喂，你還沒有睡夠嗎？你該讓我下去睡一會兒。

大和尚 這裏……這裏……

何老爹 我倦死了，你一個人在這兒看守一會，我去躺一躺就回來，鑼掛在那樹

上呢。（欲行）

大和尚 不行，我……我怕……

何老爹 怕什麼，事情不好，你就敲鑼好了。

大和尚 不，不，一個人在這兒，我怕。

何老爹 真沒有出息，這麼大個男人，還像小孩子一樣，怕什麼，怕鬼嗎？

大和尚 （聽說鬼，更怕了似的，抓着對方）何老爹，何老爹你不能走，不能走。

何老爹 真是個小孩子，你真怕鬼嗎？

大和尚 （有意掩飾）不是，不是。

何老爹 好，好，好，我不走。你可不能再睡了。

大和尚 不了，不了。

何老爹 你好好地看着，讓我在這兒躺一會兒。

大和尚 不——不好，你睡着了，我一個人張着眼睛看着這……

何老爹 你剛才睡着了，我不也是一個人張着兩眼望着？

大和尚 我不睡了，我一定不睡了。

何老爹 你睡夠了。

大和尚 ……………

何老爹 躺下了。

大和尚 (自言自語) 我本來不來的，一定要人家來，我的老婆一定也在家裏害怕。(他走到柳樹邊無意中碰着那面鑼；那響聲使他驚一跳。)

何老爹 (驚起來) 怎麼？

大和尚 沒有什麼。

何老爹 我還當你敲鑼了。不要隨便敲鑼呀！

大和尚 誰敲！(他把鑼取下來，拿在手裏，靠着柳樹坐下。)

大和尚抱着鑼，聽着水聲，蟲聲，蛙聲，突然驚叫了一聲，忙跳起來，鑼掉在地上。

何老爹 又怎麼了？

大和尚 (看着地上) 一個蛤蟆。

何老爹 蛤蟆有什麼可怕的？

大和尚 牠一下跳到我跟上，我當是什麼呢，嚇了我一大跳。

何老爹 這麼大一個人，連一個小蛤蟆都怕，真是。

大和尚 我不是怕蛤蟆。(把鑼拾起來掛在原處。)

何老爹 再別要大驚小怪的了，讓我好好地歇一會兒。

大和尚 你歇好了。

何老爹 你可不能睡呀！

大和尚 我不睡，讓你老人家好好地睡一下，(停了一會兒)我來給你趕蚊子。

（走過去，挨着何老爹坐下，用扇子搧着，一會兒，他看見前面地上有個東西在跳，他看清是蛤蟆，就一把捉着牠，）你又想來嚇我呀？去你媽的！（往水裏一扔。他剛又開始搧着時，一下望見了遠處有什麼東西似的，他越看越怕，禁不住怯怯地）何老爹！何老爹！

何老爹 別鬧，別鬧！（翻過身去了。）

大和尚 你看那面是個什麼東西？

何老爹 （不耐煩）你總是大驚小怪的。

大和尚 真的，你看！

何老爹 （實在要睡）你看好了。

大和尚 （急了）走過來了，你看，你看。

何老爹 （坐起來）什麼走過來了？

大和尚 （指示）咯，你看。

大和尚躲到何老爹背後去了。

何老爹（注視）像是一個人……

大和尚 不是，這時候還有什麼人出來。

正在注視時，對面發出這樣的聲音：『他媽的，到處都是稀泥巴！』

何老爹 這是貴生的聲音。

大和尚 他這時還跑出來幹什麼？

何老爹 真是，他連守了兩夜，也該歇歇。

大和尚 他的老婆前年要不淹死，他這時一定不會出來。

何老爹 只有你才會這樣。（提高聲音）是貴生嗎？

貴生（在外）是的，何老爹。

大和尚 你這時候還出來幹什麼，貴生哥？

貴生（說着上）大和尚——你這個瞌睡蟲，今晚可沒有睡學了？

何老爹 沒有睡死就是了。

大和尚 睡了一會兒。不夠味兒。

貴生 那還用說，你老婆沒有來陪你。

大和尚 瞎說！

貴生 怎麼樣，水漲了沒有？

大和尚 沒有漲什麼。

何老爹 | 貴生你該歇歇，怎麼又跑出來？

貴生 睡不着，不放心，越想越心焦。

大和尚 想什麼，想老婆嗎？

貴生 只有你這傢伙才那樣。何老爹，你老人家下去歇歇吧，我來頂你。

何老爹 不，你才應該歇歇，辛苦了兩夜。

貴生 我們年青人，不要緊。

何老爹 老年人更不要緊，人老瞌睡少。

貴生 少是少，能睡一下，總是好的。

大和尚 何老爹不回去，就讓我回去，你來頂我。

貴生 你還想什麼？

大和尚 我——我什麼也不想。

貴生 我看你就想回去抱着老婆睡覺。

大和尚 我才不呢，你瞎說。

何老爹 我看，雖天亮也不遠了，我們三人就在這兒談談也不錯。

貴生 也好。

大和尚 也好。

何老爹 ……………

大和尚 ……………

貴生

只聽見水聲，蛙聲，蟲聲。

大和尚 說話呀。

貴生 (並不理會大和尚。隨便拿起一根竹棍來在地上撥弄着) 他媽的，這樣鬆的土，怎麼經得起大水！

何老爹 真是，一次又一次的捐錢收去了，老不見有人來修這堤。

貴生 他媽的，問到縣裏，說是水利局的事情；跑到水利局去，又推說縣裏要來辦。

何老爹 他們向來是這樣你推我，我推你完事的。

大和尚 這豈不是把我們推到水裏淹死完事！

何老爹 收捐錢的時候，他們可不這樣客氣，推讓了！

貴生 還客氣推讓呢；就像一羣餓虎下山，生怕搶遲一步。

何老爹 真是，我們真是老虎口裏的肉，只好隨便他們咬。

貴生 老虎吃人，可是牠也給人打死的。

這話好像一顆寶石一樣沉到各人的心底；他們默默地守着它，端詳着它。

風聲，水聲，蟲聲，蛙聲交響着。

堡寨裏又送來梆聲。

貴生 梆，梆，梆你媽的屁！這堤上的大石頭，小石子都給那般傢伙搬去築那

鬼堡寨去了。他媽的！

大和尚 真是他媽的。他們堡寨子裏的人家兵亂水災都不怕了，只苦了我們灣裏的人家。

何老爹 真是，他們這堡寨子周圍總有一里路長，那麼多的木柁和石子，要是用在這一帶的堤上，那我們這灣裏的人家就不怕了。

大和尚 對呀，這樣我們也用不着這樣擔心，覺都睡不成。

貴生 現在我們自己不擔心，誰還來爲你擔心？

大和尚 我們這樣擔心又有什麼用？我們能拿出那麼多的木樁來嗎？我們上那兒去找那麼多的石子來？

何老爹 真是，這堤上，木樁也沒有，又全是鬆土，真危險！

貴生 （自言自語）木樁，……石子……他媽的，非弄來不可。

大和尚 木樁我家裏可不能再出了。前天西面堤上破口，我已把幾條頂結實的板橈，一張上好的桌子用去了，現在只有我和我老婆睡覺的一張床了。

貴生 他媽的誰不是一樣，用得着的傢伙都拿出來了。

大和尚 這堤再要破口，我們只怕要扯房子來對付了。

何老爹 我們那樣的破草房，扯來又有什麼用？

大和尚 那怎麼辦？

貴生 扯那些大爺們的還怕不夠嗎？

大和尚 夠是夠，恐怕還用不了呢，不過……

貴生 不過什麼？

大和尚 怎麼能，他們有不少的鎗炮。

貴生 鎗炮有什麼要緊？我們又不是沒見過。

何老爹 真是，人多力強，鎗炮有時也不中用。（回憶狀）是去年年底吧，這灣裏不是鬧過一次亂子嗎？縣裏開來一排大兵，也把我們奈何不了，我們不是還把他們的鎗都給奪去了嗎？

大和尚 不錯，可惜那些鎗又給拿回去了。

風聲水聲，響得更急了。蟲聲和蛙聲漸稀漸低。

何老爹 這南風吹得更緊了。大和尚，你去量量看，水漲了沒有？

大和尚拿着竹棍去水邊試測。

大和尚（像嗅見什麼氣味似的）什麼東西這樣臭？

何老爹（也嗅見了似的）真的。

大和尚（突然看見他面前的水中有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驚叫一聲，往後退。）

貴生 什麼事？

何老爹 他總是大驚小怪的。

大和尚 不是，你們看！

貴生和何老爹走去看。

貴生 像是一個人。

何老爹 一個人？

大和尚 還是活的嗎？

貴生 這麼臭，還是活的！

大和尚 原來是死尸臭！

何老爹 是女人。

貴生 是女人？

何老爹 面朝天，當然是女人。

大和尚 臭死了，讓他流下去吧。（大和尚用竹棍推走了那死尸。）

貴生 （回過身來，默默地沉思着。）……

何老爹 （望着貴生又裝旱烟）……

大和尚 真臭！真臭！（很是厭惡）

貴生 說不定你也會這樣的。

大和尚 我怎麼會這樣？

貴生 這罍一破……

大和尚 那你還不是在內嗎？

何老爹 是的，也許我你都跑不掉。

大和尚 爲什麼跑不掉，我們自己就不跑麼！我真不明白，我們還守在這兒幹什麼？這樣的堤還能守什麼！

何老爹 不守又有什麼辦法？都躺在在床上，等堤破了，讓水衝去，像剛才那具死尸一樣？

大和尚 誰說要睡在床上等死？我們不好往旁的地方去嗎？

何老爹 跑到那兒去？在這裏，有田有地來種，已經難活了，跑到不相干的地方，還能怎麼樣，真是！

大和尚 這樣說起來，我們這輩子只好這樣的受罪了？

何老爹 我看我們這一輩就算完了，下一輩也許好些。

大和尚 那糟糕，我還沒有兒子。

何老爹（指貴生）你比他好，你有老婆可以生，……他……

大和尚 他的老婆——貴生嫂要不是前年大水衝去了，現在不一定又有兩個孩子好養，貴生哥你說對嗎？他們結婚不到一年就生了一個孩子，我也快一年了，可還沒有一點影子。

何老爹 真可憐，那孩子也在那次給他母親一塊兒衝去了！

貴生 一直默默地待在那兒。聽到這時，實在忍受不住了，憤然地（請你們別說這個好不好？

何老爹 一怔，覺到剛才的談話有傷貴生，有點歉然，頭避到另一邊去了。）

大和尚 〔賭氣地〕隨便談談，有什麼要緊！

貴生 〔動氣了〕干你什麼事？

大和尚 不干我的事，就不能談嗎？

貴生 要談，你回家談去！

大和尚 好，我就回家去。（賭氣欲走）

何老爹上前去阻止大和尚。

何老爹 真是，這麼大了，還是孩子氣。

大和尚 他不要我在這兒。

貴生 誰不要你在這兒？

大和尚 你呀！

何老爹（對大和尚）得，得，你怎麼這樣不懂事！

大和尚 我怎麼不懂事？

何老爹 你知道，他心裏多難過！真不應該。

大和尚（想了一想，又是抱歉又是同情似地望了貴生一眼，低下頭，無話可

說）……

三人都靜默着。只聽見水聲，風聲，響得比前更急了，蛙聲和蟲聲，好像駭走了。

何老爹 這光景，有點靠不住，……

大和尚 那怎麼辦呢？

貴生 不是雨，就是風，他媽的！

何老爹 我看雨也會下的。

貴生 風再大一點兒，就不得了了，別說再下雨。（望着堤下的水打着堤邊）。

大和尚 快打鑼吧。

貴生 急什麼！

大和尚 好，不急。（退到一旁）

貴生 喂，大和尚，你去看看上面的堤有什麼危險沒有。

大和尚 你怎麼不去？

何老爹 我去，我去。（欲走）

貴生 （阻止着何老爹，望了大和尚一眼，大踏步走去了）……

何老爹與大和尚望着貴生走了，都靜默着。水聲，風聲又比前急了些。大和尚沒意思地走到堤邊看水勢，突然一個大浪頭碰到大和尚面前的堤邊，他大吃一驚，忙退後了幾步。

大和尚 不對，不對，快敲鑼吧！快敲鑼吧！（欲去拿鑼。）

何老爹 （阻止對方）等一等。（取鑼在手）

大和尚 還等什麼，真是！

一陣急風吹來，水，樹及蘆葦也高聲地應和着，烏鴉好像從夢中驚醒了似的，或遠或近的叫着，遠處有稀疏的犬吠聲。

大和尚 該敲了，該敲了，何老爹！

何老爹 （有點急了，左手提着鑼，拿着鑼錘的右手按着鑼面，預備敲，可還說着）不忙，不忙！

大和尚 還不忙，還不忙！（他急死了）

嘩的一聲，一個大浪打到堤邊，水花濺到堤上。何老爹舉起鑼錘正要敲，貴生跑上。

貴生 不好了，不好了！上面的堤危險！

大和尚 快敲鑼呀！

何老爹趕忙敲起鑼來。緊急的鑼聲，犬吠聲，烏鴉叫聲與那威脅人的，可怕的水聲和風聲合奏出一種恐怖的交響曲。

月躲到烏雲裏去了，好像不忍看或聽下面的事情似的；只有幾顆星子從烏雲的縫中怯怯地偷看。

那恐怖的交響曲在黑夜中響着，驚醒了全村的人家，點點的火把，逐漸增多。嘈雜的人聲——男人的話聲，喊聲，女人，小孩的哭聲，叫聲，由少而多，由低而高。火把，人聲像散兵線似地湧向堤這面來。

首先跑上四，五個農民，有的拿着火把，有的拿着鋤頭，或籬笆或扁

担。

農民甲（喘着氣，急切地）那裏進水了，那裏進水了？

農民乙 决口大不大？

農民丙 那裏，那裏？

貴生 上邊的堤快破了！

那幾個農民奔下去了。

劉老爹（還在台外）貴生，進水了嗎？大不大？

劉老爹同着幾個帶着用具的農民跑上。

貴生（正要跟着那幾個農民下，聽着劉老爹來了，就停步了）啊，劉老爹，

你老人家也跑來了？這裏沒有你老人家的事，快躲開點吧！

劉老爹 怕什麼，大家都是一條命。

農民丁 上邊的堤怎樣了？

貴生 快破了，（他推那幾個農民）快去，快去！

第二次上來的農民又去了。

農民們不斷地奔來，從台後直赴西邊的堤上去了。

劉老爹也欲跟着去，貴生止着他。

貴生 你老人家不能去，就同何老爹在這兒好了。

何老爹 劉老爹，我們就在這兒等着，去，也出不了什麼力。

貴生 （正欲走，瞥見大和尚）大和尚，你怎麼不去？

大和尚 我去有什麼用？

貴生 幫忙多弄一筐泥巴也是好的。

大和尚 稀泥巴，有什麼用？

貴生 總比你這站着不動強。隨你的便！（衝下去了）。

劉老爹 貴生這個人真好，真能幹。

何老爹 呸，肯作事。

劉老爹 我們這灣裏再經不起一次大水了！

何老爹 真是。

大和尚默默地往西面堤上去了。

西面人聲嘈雜。另一面，孩子們的哭叫聲，婦女們的嚷叫聲逼近來了。

有幾個女人抱着孩子上來。

老 婦 不要緊吧，何老爹？我家小三子在那裏？

婦人甲 （抱着個孩子）桂兒的爹到那裏去了，劉老爹？

何老爹 你們走開吧，沒有你們的事，快回灣裏去！

劉老爹 快回灣裏去，別把孩子們嚇壞了！

女人們不理會，仍是叫着，嚷着，孩子們哭着。

貴 生 （滿身污泥。左手提着右手腕。跑上來威脅地。）你們到這裏來，幹什

麼？快回到灣裏去，沒有你們的事；堤又沒有破，快回去，快回去。

台上的婦女被貴生逼下去了，台外的婦女們稍安靜了一點。

貴生 跑來幹什麼！

何老爹 真是。

貴生 何老爹，請你們在我身上撕條布來給我包一包。

何老爹 怎麼，你的手……

貴生 不要緊，繃簧擦傷了一點。

劉老爹 要當心點。

何老爹從自己的身上撕下一條布來。

貴生 怎麼？

何老爹 這有什麼要緊。（爲貴生綁束）這時西面的嘈雜人聲中，可以聽出這樣

一些話語。

——快點，他媽的，又不是種地！這樣慢吞吞的。

——用勁捶吓，

——稀泥巴，越捶越他媽的鬆。

——媽的，石頭沒有，這稀泥巴，那裏成功！

——不成功，有什麼法子。

——這水一冲，不就完了嗎？

——他媽的，水豆腐塞窟窿，白費事囉。

——（特別高）不行呵！得想別的法子。

——不行……

——不行……

——一小部分農民回來。

農民乙
水豆腐塞窟窿，不行。

農民甲 白費事。

劉老爹 那怎麼辦？

大和尚 我看就沒有辦法。

農民丙 我看還是扯自己家裏房子，家具吧。

農民丁 還得快，再給水冲幾下，就準破口。

大和尚 我們那樣的房子扯了來也不中用。

貴生 (突然地) 我們扯那中用的去。

衆人驚疑地注視着貴生。

農民乙 到那兒扯去？

衆人都注視着等貴生的回答。

貴生 (嚴厲地) 這堤上的石頭到那兒去了？

農民乙 誰不知道，(手指堡寨) 那裏面的太爺們搬去造他們的堡寨子去了。

農民甲 這還用問。

大和尚 他媽的，我們現在受禍害，他們可好了。

農民丁 別要閒談了，到底怎麼辦？

農民甲 真的，快點。

貴生 （沉重地）我們唯一的法子，是去搬回那些石子。

大和尚 那裏還有不少的木椿呢。

農民丙 這個法子不好。

劉老爹 太危險了。

農民乙 他們有槍。

貴生 有槍又怎麼樣？我們有手呀。

農民丙 這空手又有什麼用？

大和尚 你不能那樣說，去年我們灣裏鬧事，不是把縣裏開來的一排大兵都給繳

了械嗎？

農民丁 真的，人多，一哄上前，有槍也是抵不着。

農民丙 究竟是很危險。

貴生 危險！讓堤破口，水衝到灣裏，像前年一樣，把這一灣裏的人家都淹去了，這不更危險？

劉老爹 再要像前年一樣，我們真受不了了！

農民甲 可不是。

農民丁 那只有死。

貴生 我們就這樣讓水來淹去我們的莊稼，房屋，淹死我們的牛，豬，雞，鴨，淹死我們自己，我們的老婆，孩子？（帶住）（衆人默然）

貴生

……（繼續）全灣裏多少人，怕他們？就算他們開鎗打死我們一些人，可是你打死了，我打死了，我們的老婆，孩子，他們打不死，只要堤衝

不破，他們還能好好地活着。

大和尚 對，這話對。

另有幾人也附和着。

貴生 要是怕犯這樣的險，讓水一進了灣，我們就全完了，這次的水比前年高。

劉老爹 呸，我記得前年這時候還沒有這樣高的水。

貴生 再說，堡寨子裏的那幾個人，那幾支鎗，算得了什麼？我們只要一條心，還怕把那鬼堡寨踏不平！

農民丁 不管我們全灣裏這多少人家的死活，他媽的！

——踏平，踏平！

——踏平！

——踏平他媽的……

——他媽的，還給他們客氣什麼！

——叫他們知道我們的厲害！

——別以為我們好欺。

正當全場嘈雜紛亂的當兒，外面突然狂叫出來。

——進水了，進水了！

——進水了。

——進水了，趕快！

——大家動手，快呀！

台外嘈雜騷亂極了。

台上除何老爹，劉老爹和大和尚之外，都奔下去了。

大和尚
我早就說了，稀泥巴不中用。

風聲水聲怒吼着。

——不行！

——真不行！

——這怎麼塞得住？

——扯堡寨子去，他媽的！

——堡寨子有的是石子，木椿！

——不去就讓水來淹死！

——去，去，怕什麼！

——拚他媽的個死活！

——走，衝上去！

——衝上去啊！

——衝上去，衝上去！

——走啊，走啊！

火把，人聲就像洪水一樣向堡寨那面奔去了。

何老爹

（跑出去，高聲地）這堤不

——要留下一些人呀！

——對，跑不快的人留下。

——力氣小的人留下。

——你留下，大麻子。

——你留下小二。

——我不留下。

——我留下。

火把人聲漸漸地遠去。

水聲，風聲吼得更響。

——不要倒出來了，連籬筐塞上。

——對，連籬筐塞上。

——快拿來！

——兩人槓呀！

……
他們的聲音沉重而緊張。

何老爹（復上）決口還不大，還好，還好。

大和尚 還好，再等一下，你看吧。

劉老爹（望着堡寨那面）要不出亂子才好。

何老爹（慨歎）前面有鎗，後面有水，我們……真是！

大和尚 鎗總沒有水可怕。

劉老爹 是的，是的。

何老爹 那是的，鎗可以奪過來；水來了，就沒得法子。

保寨那面發出密密的鎗聲，人聲也沸騰起來。

大和尚 (一驚) 什麼，開鎗了？

劉老爹 (驚懼) 開鎗了？

何老爹 (恨恨地) 真開鎗了！

——開鎗了，他媽的？

——兄弟們打起來！

——他媽的，敢開鎗！

——不怕，我們都去！

——走，快去！

——走，我們都去，能看着不管嗎？

——走啊，走啊！

台外西邊堤上的人們怒吼着也衝向堡寨去了。婦女，小孩驚叫，哭號着。

劉老爹（駭得直抖）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何老爹（提着鑼呆望着。）……

大和尚（突然將何老爹手中的鑼奪過來，急敲着，衝下去了。）媽的，衝上去，踏平那鬼堡寨啊！……

遠處的喊叫聲，咒罵聲，哭號聲，鎗聲，犬吠聲，鑼聲響成一片，震動着黑夜中的原野。

幕就在這樣有力的音樂中慢慢地閉上了。

——幕——

兒 歸

人：

父親

母親

桂兒

小三

鄰居及男女多人

景：

一間矮小的草屋裏，後方偏右有一門通外。靠後有一舊桌，桌上燃着一盞油燈，桌旁有椅子兩三個，左側架有一木板床。

開幕時，父親躺在牀上，母親坐在桌旁，桂兒坐在門口。外面附近有犬吠。

父親
唉！

母親（走過去）好點了嗎？

父親 我病了倒好，不想吃東西；只是你和桂兒餓着……

母親 要是你不病，也好逃到沒有天旱的地方去……再找不到一點東西吃，我們

只有活活地餓死了！

桂兒 給我一點什麼吃吧，媽媽，我餓得痛！（緊緊地按着肚子）

母親 我有什麼法子！我也餓得痛！（也按着肚子到桂兒那裏。）

母親
桂兒……

桂兒 媽媽……（也難過起來，抱着媽媽。）

桂兒（抬起頭來）媽媽！我們真要活活地餓死嗎？

母親 不會的，寶寶……

桂兒 你剛才不是說過了嗎？

母親 不會的。

桂兒 會的！再沒有吃的，我就會餓死！

母親 桂兒，別說了！

桂兒 那你給我東西吃。

母親 我上那兒拿去，田裏的稻通通都給乾死了！

桂兒 羅大爺那幾塊田爲什麼沒有乾，單乾我們這些人的？

母親 這是有錢做好，天老爺保佑他。

父親 甚麼天老爺保佑……還不是那幾畝田的地勢好，叫了我們那麼多人去給他

打水。

母親 真的，他的那幾畝田灌得水汪汪的。

父親 他媽的，他租給我的那幾塊田要是地勢也好，我也能叫那麼多人來打水，那稻也不會完全乾死了。

桂兒 他田裏的稻快熟了。

母親 這個年辰，真是有錢人的年辰，羅大爺家裏堆着大倉的穀子，田裏還能收穫，我們可……

桂兒 媽媽……

母親 什麼？

桂兒 我……我想……我想……

母親 你想什麼？

桂兒 我想今晚同隔壁小三一道去……

母親 一道去做什麼？

桂兒 去偷……稻頭。

母親 那怎麼可以，羅大爺是派有人看守的。

桂兒 我少偷一點。

母親 少偷，多偷還不是一樣，捉着了就會打死的。劉三嫂的大狗子不是在前天
夜裏去偷稻頭，給人家打脫了幾個牙齒嗎？

桂兒 （摸着牙）……

靜默。外面附近送來犬吠聲。

父親 有水嗎？給點我喝。

母親 （去缸子裏取了一碗水送去給父喝。）

桂兒 媽媽，我也要喝。

母親 還有一點，你來喝。

桂兒 （走去一口喝盡）我還要喝。

母親 不要喝了，缸裏的水不多了。

桂兒 不，我不，我還要喝。

母親 又不能飽肚子，多喝有什麼用？

桂兒 總比完全空着肚子好。

母親 傻孩子，你多喝水，也是沒有用的。

桂兒 我不管，我不管，人家這樣餓，連水都不給喝！我不管，我不管。（說着

就拿起一個碗向水缸那裏走去。）

母親 （走去阻止桂兒）只有那點水了。你知道現在要跑多遠才能找到一點水，

你爸爸又病着……

桂兒 （哭起來了）人家餓得要命，連水都不……

父親 算了，給他喝了算了！別鬧了！

母親 （生氣）你喝，你喝，喝完了拉倒。（說着讓開了。）

桂兒（氣鼓鼓地呆着不動。）……

母親 水是吃得飽的嗎？回頭想起來，看喝什麼？

桂兒（抽噎着）……

父親 還咕咕甚麼，讓他喝了完事。

母親 我不是讓他去喝了嗎？

父親 桂兒，你自己喝去吧，爸爸讓你喝。

桂兒（一下哭出來，好像很受了委屈似的。哭着去缸前取水，一直到水送進口裏，這才止着哭聲，他一口氣喝完了一碗水。他抹着嘴，斜着眼望望母

親。）……

母親（餘怒未消）飽了吧？

桂兒（一面望着母親，一面又預備再去取水）……

母親（厲然）什麼，還不夠嗎？

桂兒（只得慢慢地拿着那空碗，慢慢地退到一旁，站着，很傷心地嗚咽起來）

父與母默默地聽着他們的兒子的悲哭。

母親（難過極了，一下埋頭靠在桌上，也嗚咽起來）……

母子悲哭着

父親（聽了一會兒，實在忍受不住了，突然爆發出來似地）讓他去吧！

母親 到那裏去？

父親 你說到那裏去？

母親 難道叫桂兒真……

父親 有什麼法子！

母親 你真忍心……

父親 什麼忍心不忍心，肚子餓，要東西吃！

母親 肚子餓，要東西吃，也不能讓孩子去送命！

父親 怎麼是去送命？

母親 那麼一點兒大的孩子，經得起他們拿棒打？

父親 （沉默了一會）棒——打。

母親 （沉默了一會，神經質地叫出來）不能，不能讓我的孩子去！

父親

母親 我只有這個孩子。（過去緊抱着桂兒）

桂兒 （在父母交談時，他本已止着了哭，聽他們說話，現在在母親懷裏，他又

安慰，又委曲，又難過地悲傷起來）……

母親 啊，寶貝，別哭，別傷心，媽媽疼你；冷水是不好喝，喝多了肚子

痛。

桂兒 （聽說冷水的事情，更傷心起來。）

母親 得了，好孩子，別哭了。等一下子，媽媽找東西給你吃。

桂兒 什麼東西？（漸漸收起哭聲）

母親 你不要管，等一下子。

桂兒 （撒驕）我不，我不，我就要……

母親 現在還沒有……

桂兒 我不管，我不管，我現在就要……

母親 好孩子，別要這樣……

桂兒 我不，人家餓得要死了。

母親 ………

桂兒 怎麼的，給不給我？

母親 （不能回答）……

桂兒 （有點火了）給不給我？

母親（無可奈何）桂兒……

桂兒（離開）不給算了。冷水都是不給我喝的。

母親（走上前去，怪可憐地）桂兒，你……

桂兒（退開）不給算了，不給算了！

母親

父親（反語）你有什麼東西給他，你給他呀！

母親

桂兒（禁不着傷心地哭起來）餓死我算了，餓死我算了！……

父親我看還是讓他去吧！這樣等着餓死，倒不如去碰碰運氣。

母親我可不要孩子去碰這樣的鬼運氣！

父親那麼就這樣等着餓死？

母親

父親（坐起來）桂兒，你去吧，我也想吃點東西了。只要大家能飽吃一頓，還管什麼！

桂兒 我怕，我不去。

父親 你不去？那你等着餓死好了！（又躺下了）

靜默片刻，小三子出現在門口

小三 小桂，摘稻頭去！

桂兒 ……………

母親 他不去。

小三 你不是說去嗎？

桂兒（欲走）……………

母親（阻桂兒）不要去！

小三子溜走了

桂兒 媽媽！我實在餓得難過！

母親 ……………

父親 誰不餓得難過！他媽的，叫你去，你不去！（坐起來）

桂兒 ……………

母親 ……………

父親 你不去，就餓死！大家都餓死！

桂兒 （望着母親，畏縮縮的）……………

父親 老子要有力氣，真他媽的想弄些人去全給割來。在他是多餘的，在我們可是活命的東西。

母親 東西是人家的，怎麼好……………

父親 有什麼不好！難道應該讓自己餓死嗎？

母親 ……………

桂兒 媽媽，真要餓死嗎？

母親 不會的，孩子……

父親 不會，喝白水能飽肚子嗎？再下去，連白水都會沒得喝的！

桂兒 真的嗎，媽媽？

母親 ……………

父親 真的嗎！你的肚子喝飽了嗎？你還沒有餓夠嗎？

桂兒 ……………

母親 ……………

父親 還不給我快去！

母親 你，你怎麼的？

父親 怎麼的！要東西吃呀！

母親 要東西吃，也不能讓自己的孩子去送命！

父親 我讓他去送命？我讓他去送命？

掙起，逼上前去。

母親

（畏懼地退後）

桂兒

父親 把籃子給他！

母親 （不得已遲疑着走去拿了一個籃子來，站在那裏。）

父親 快交給他！

母親 （只得去交給孩子）……

桂兒 （拿着那籃子，不願動，又不敢不動，望着母親。）

父親 還站着幹什麼？

桂兒 （望了爸爸和媽媽一眼，只得垂着頭下去了）

母親 （默默地，忍痛似的，望着她的兒子去了）……

父親（頹敗地退到一個櫥上坐下，垂頭無言）……

母親（突然衝到桌前坐下，抱頭悲傷起來）……

父親（望了一眼又垂下頭來。停了一會兒，搖了搖頭，起身走去，在她的旁邊站了一會兒）別，別哭了……

母親（仍在悲傷着）……

父親 你想我們還有什麼法子呢？

母親（更悲傷起來了）

父親（親切安慰對方）別難過了，桂兒就會回來的。

母親 桂兒能好好地活着回來嗎？

父親 別說這樣不吉利的話！爲什麼不能回來，還會帶一滿籃的穀子回來呢！

母親 准願天老爺保佑我們這一次！

父親 你去床上躺一躺（預備扶他）

母親 你去躺好了，你有病。

父親 我今晚好點了，成天躺着，也躺夠了。

（二人互相扶着走到床前，母親躺下，父親就坐在床邊。）

母親 你想桂兒今晚會出亂子麼？（雙手握着對方的手。）

父親 不會的，你放心好了。在這樣的年辰，小孩子偷些稻頭算什麼呢？

母親 劉二嫂的大狗子怎麼把牙齒都打脫了呢？

父親 別管這些，我們的桂兒一定會好好的回來的，你放心等着好了。

母親 我真擔心得很！

鄰婦甲上

鄰婦 啊！大嫂子怎麼的？

父親 （起身）沒有什麼，請坐。

鄰婦

父親

母親

你的孩子還好嗎，三孃孃？

鄰婦

唉！別提了，什麼法子都想盡了！不但大人沒得吃，想找一把米給孩子燒粥吃，都找不到；可憐孩子那點大，也餓成那樣了，你沒有看見他那雙可憐的小眼睛，總是巴巴地望着我……唉！我真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下來給他吃！

母親

（很感動地坐了起來）唉！真沒有法子。這樣的世道，窮真沒有法子過。去年天道好，雖說收了不少的穀子，可是價錢那麼賤，繳什麼捐，什麼稅，再還點債，也就沒有剩多少。

父親

到頭來，還是不能有飽飯吃！

鄰婦

在好年辰還是那樣，今年天旱，我們窮人更難過下去。

母親

這樣的世道，真太不成話了！

鄰婦 是的，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孩子，餓死了沒有。大嫂子，你們家裏還能借出點什麼，救救我的孩子麼？

母親 真是不瞞你說，我們現在什麼都吃盡了，已經餓了幾天了。

鄰婦 唉！這叫我怎麼辦！（起身欲走）

父親 你等一等，好不好？桂兒回來也許可以想點法子

鄰婦 桂兒……

母親 是的，你再稍坐一會兒，桂兒能回來就好了。

鄰婦 桂兒到……

父親 你不要管，你就坐下等一等吧。

外面有人跑步聲

父親

母親

（注意傾聽）……

父親（向門口走去，還沒走到門口突然看見小三子出現在門口。他一隻手按着他那血淋淋的頭，手上也染了血，一隻手扶在門邊，父親一驚停步，望他一下便衝上前去）怎麼，小三子？

小三子 他們用大木棍打我們——我們還沒有走近稻田呢，小桂也打倒了。

母親 呀！桂兒打死了！（下沫來）

父親 他在什麼地方？

小三子 在前面不遠，他們追來打倒他的。

母親 我的桂兒……（倒在地上，鄰婦忙去扶她，她痛哭着。）

父親（鼓起勇氣歪斜斜地衝出去了）……

小三子也走了

母親掙扎起來，想望外衝，鄰婦扶着她不讓她去。

鄰婦 你不要去……

母親 我要我的孩子，我要他們還我的孩子……

鄰婦阻止了一陣，母親才掙扎到了門口。父親抱着那滿頭都是血淋淋的桂兒，出現在門口。後面還跟着男女多人，母親一望見，就釘睛地看着，父親雙眼直視着，牙關緊咬着，一步一步沉重地踏上來，母親先只是直視着，等到父親把孩子輕輕地放在床上了，她就一下衝過去。

母親 桂兒，桂兒，孩子，孩子，我的寶貝呀！……（伏在孩子的身旁痛哭起來。父親立在旁邊，頭慢慢地抬起來，牙關含恨地咬緊着，雙眼狠狠地直視着，二個拳頭緊握着。其餘的人都抱着同情和憤恨的神情，默默地站在那裏，視線都集中在那三個人身上。

桂兒（頭點動了一下，發生微弱聲音）媽……媽……肚……餓……（頭忽然一下倒下去了。）

母親（忙立起來俯身下去對着桂兒的臉）桂兒，桂兒，寶貝！我的孩子！你……

……你……你……就（伏在孩子的身上痛哭起來。）

其他的女人也忍不住流淚了，男人們憤恨到了極點。

父親

（憤怒地）我們還能老這樣待下去？走，我們去叫起全村的窮人，同我們一樣快餓死的人們，去把羅家的稻割他媽的乾淨！我們現在只有這條路好

走！

羣衆

好！我們去——割他媽的一個光——叫羅家抵小桂的命……

父親

走！

羣衆

走——走——快走！

大家蜂擁而下，只有母親留着。她伏在桂兒身上悲哭着；外面的羣衆咒罵着，叫嚷着。

——幕——

雪夜小景

人：

貧婦

嬰孩

景：

正面一道磚牆，正中安有一個抽屜似的東西，上面寫着「收嬰處」三個大字。那灰暗舊牆被上面一個街燈淒涼地照着。稀疏的雪花開始一片一片地飛下。

開幕時，已是上海的深夜時候，遠處不時送來一聲汽車的喇叭聲。這使深夜更顯

得靜寂。不知附近那家有人在奏提琴。那調子彷彿就是這樣的夜的化身，淒寂幽涼，又彷彿是棄婦在那裏低泣。伴着這樣的音樂，由右邊走出一位衣衫襤褸的婦人。她懷抱着一件寶貝似的東西，老是俯視着他，拖着她那似乎是很沉重的脚，一步遲一步地踏上來。

嬰孩 呱，呱，呱……

貧婦聽見她懷裏的寶貝的哭聲，就不知不覺地停步，將奶頭塞進他口裏。

嬰孩 ……（含着奶子，哭得更急）呱呱呱……

貧婦呆呆地直視着，無力地微微搖了幾下頭。嬰孩的哭聲漸漸弱下去，終於消失去了。她沒有聽見哭聲，這才警醒過來似的，望着懷裏的寶貝。

貧婦 沒有奶……又沒有錢……可憐……

神經質地一下伏在嬰孩身上嗚咽起來。

嬰孩（也伴着母親哭起來）呱，呱，呱……

貧婦抬起頭來，滿面淚痕，雙眼淚汪汪。

貧婦（搖首拍着那嬰孩）啊，寶寶！啊，寶寶！……

嬰孩，不知是無力哭下去，還是被慈母安慰好了，又靜悄下去了。

貧婦用袖子將那迷朦着雙眼的淚水拭去，轉眼望着那「收嬰處」；那裏彷彿放出了鋒利的箭來射在她心上似的，她一下閉上眼，避過頭來，咬緊牙關，垂下頭去。

貧婦 寶寶……沒有法子……

拖着她那沉重的雙脚一步遲一步地向「收嬰處」走去。快走近了……

嬰孩 呱，呱，呱！……

貧婦忙轉身避開那「收嬰處」，彷彿體貼到嬰孩是怕進那裏去似的。

貧婦 天呀，我怎麼捨得……

她站不住，退一下，背倚着牆。

嬰孩的哭聲停止了。

貧婦 (用那顫動着手，揭開嬰孩頭部的遮蓋，望着，無力地搖着頭。) 可憐的

寶寶，你餓成這樣……

她哽咽不能成聲了。

貧婦 (離牆站起來)……我不忍……看着你……在我懷裏……這樣活活……俄

……餓死……

她垂着頭，哽咽着，向「收嬰處」掙扎去。走進了那裏時，她已支持不住，一手扶在那個抽屜旁的牆上，歇一會兒，她支起來，望着那個怪物似的抽屜，伸出那隻越來越見顫動的手，想去抽開那抽屜。剛一接觸到，她就觸電似的忙縮回來；緊緊地抱着那嬰孩，生怕她的寶貝被吸去

或傷害了似的。背過身來側倚着牆。

這時寒風漸起，雪花也漸下得密。她爲她的寶貝遮風擋雪，無奈風總向她身上吹，雪總向她身上集。自己凍得只是發抖，抵擋不着。

貧婦（取下她的頭巾來蓋在嬰孩頭部）我不能……讓你這樣……凍死……在我

……懷裏……

抖着又轉過身來，怯怯地靠近那抽屜。正要伸手去開……

嬰孩 呱，呱，呱……

貧婦忙縮回手來，一下靠在牆上，頭伏在手上，背向着觀衆。她嗚咽地泣着，雙肩隨着嬰孩的哭聲聳動。

嬰孩的哭聲漸漸的弱下去了，終於停止了。這時風更大，雪更密了。貧婦，並不轉過身來，緊張而顫動地伸手去摸索那抽屜。她摸索到了那抽屜絆，就一下抓緊，讓手急烈地在那裏抖顫了一會，那抽屜慢慢地抽開

了。她仍緊緊地，顫動地，抓着那絨子，漸漸轉過身來，望着那抽屜。望着望着，那抽屜彷彿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怪物的血口似的，她趕忙一下關上。緊緊地抱着她的孩子。

貧婦 我不能，我不能……

離開抽屜，想走回去，可是她那雙沉重的脚比來時更見沉重，越走越難拖動，終於停下了。

貧婦 回去……回去……拿什麼來養……寶寶，你要活……你不能……將來有

緣，我們還……寶寶，我不是拋棄你……這不能埋怨我，寶寶……寶寶……

邊說邊走向抽屜那裏去。一面伸手開抽屜，一面就熱烈地吻那嬰孩，咽泣着，叫着，一直到她把那嬰孩放進抽屜裏還不停止。

貧婦 (臉離開了嬰孩) 寶寶，寶寶……

嗚咽着，叫着，遲遲地推着那抽屜。終於一下關上了。她伏在那裏嗚咽得更厲害了。

嬰孩（在內，忽然）呱，呱，呱……

嬰孩的哭聲漸漸遠去。

貧婦（急忙醒過來，抽開抽屜，見是空的，就急切地）寶寶，寶寶……

嬰孩的哭聲漸漸弱下去，貧婦的聲音却逐漸響亮，迫切。

風疾走着，雪急下着，那提琴的調子現在像在別人頭似的使人難過。

貧婦 寶寶，寶寶……

她終於支持不住，頹倒在那抽屜下面悲傷成一團。

寒風掃着她的亂髮，密雪爭向她集去。那提琴在同情地爲她哀悼似的。

幕

原书空白页

賠錢貨

人：

老婦——六十歲左右

高大媽——四十餘歲

產婦——約四十歲

何大嫂——卅餘歲

大姐——十六七歲

吳大——四十餘歲

景：

普通貧窮農民家裏的一間堂屋。後方有一門通外面院子裏，門開時可以看見院子裏有幾根枯樹和籬笆。左邊有一門通產婦房，右邊一門通廚房。室中間擺了一張方棹，圍有四條板櫈，右邊靠後有一小條棹，左邊後有一架紡車和一竹椅。此外還有幾種農具。

開幕時，大姐在小條棹前倒茶喝。老婦立在方棹左邊，戴上老光眼鏡。預備將舊布鋪在棹上，一下發現棹子不乾淨。

老婦 吃完飯棹子也不抹乾淨！

大姐 那裏沒有抹乾淨？（說着就放下茶碗，順手拿了抹布走到棹前。）

老婦 （指示）你看。

大姐 （偏着頭望了一下，就在棹上抹了幾下）……

外面送來牛叫聲和羊叫聲。

老婦（坐下。撕理着舊布）孩子就要生下地了，尿布還沒有一條，真是，早就該弄好的，這時才來忙，忙……

大姐 那有工夫；爸爸這一晌什麼事都不愛管，我成天又要忙着看牛看羊；媽大着肚子還要忙着紡棉花，到昨天才歇下來；你老人家又忙着給人家扎鞋底。……（說着走向小條棹那裏）

老婦（摘下眼鏡）哎喲，你不說，我倒忘了，還有半隻鞋底沒扎完，今晚上就要給人家送去的。（放下舊布，四顧）我的鞋底呢？

大姐（已到小條棹前，放下了抹布）在這兒。（拿着鞋底和一件小衣服走到方棹前。）

老婦（接過鞋底來；將舊布推給大姐）你來。

大姐 我這還沒縫好呢。

老婦（發現針不在鞋底上）呀，這上面的針呢？（尋覓，）你看見沒有？

大姐 我沒動過你的。你仔細找找看。

老婦 有，我還看不見嗎？（無意中一下摸着了她所尋找的東西）吁，在這裏！

我真老糊塗了，老糊塗了。（她從鞋底上取下那針來，拿線去穿，穿了幾下，穿不上，那右手退到眼前，一下發覺了什麼似的）啊，我說呢，眼鏡忘了戴上。（戴上眼鏡）唉，人老真沒得用！

老婦打鞋底，大姐撕破布。靜默一會兒。

大姐 奶奶，媽今天會養了吧？

老婦 還不養！早就該養了。

大姐 奶奶，你說媽養個弟弟還是養個妹妹？

老婦 老天爺保佑，再別養女孩子了！

大姐 爲什麼？（有點不愉快）

老婦 爲什麼？咳……

大姐 真的，媽養過幾次都是妹妹，都是一養下地來就死掉了，這是怎麼回事？

老婦 要是養的是個弟弟，那就不會死了。

大姐 這又是爲什麼呢？

老婦 你不知道！

大姐 是的，不知道才問。

老婦 不知道就算了，問它作什麼？

大姐 我要知道，我要問。

老婦 我不告訴你，別要咕哩咕嚕了！

大姐 我偏要你告訴我。

老婦（有點生氣了）我不告訴你！沒出嫁的大姑娘，不該曉得。（她用力將針

往鞋底上一釘，那針在鞋底上折斷了）你看，針斷了，就是你在這裏咕哩

咕嚕！這樣好的一顆針，我用了這麼久都沒有斷……

大姐 (仍未停止她的頑皮) 就是你用得太久了才斷的，曉得嗎？

產婦 (在左房裏送出哭聲)……

老婦 (傾聽了一下) 你媽在哭？(忙起身走進左房去了)

大姐 (也慢慢地走過去，站在門口聽)……

老婦 什麼事？……無緣無故地傷心什麼？好好地睡下，又不是養頭一胎。我要

到劉大嫂家去借顆扎鞋底的針來。(說着走出來)

大姐 快了嗎，奶奶？

老婦 什麼快了慢了？

大姐 媽快養了嗎？

老婦 這也要你來管！(將鞋底收拾好)我出去一下，你不要走開了。

產婦 (出現在左門口，無力地) 奶奶！

老婦 (回身) 什麼事？

產婦 我……

老婦 你怎麼的？（走上前去）

產婦 我怕……

老婦 你怕什麼，青天白日的？

產婦 不是的，我怕……

老婦 到底怕什麼，你說呀？

產婦 我怕，我怕又養個女孩子。

老婦 養個女孩子，又有什麼法子呢？

產婦 又要我一養下來就淹死她嗎？

老婦 我不管了，你問她爸爸去。（欲走）

產婦 我不能了，我再不能了！這樣毒心的事，我作過三次了，我再不能作了……

……（悲痛）

老婦（逼近對方去安慰）老實說，這種罪過的事情，那一個作媽媽的願意作，都是沒有法子，你去睡下吧，用不着難過，作過這事的人多得很呢。我們這一帶，那個窮人家的女人不這樣送掉幾個女孩子？

產婦 我再不能作了，我再不能下那樣的毒手了！

老婦 還沒有養下來，你怎麼曉得一定是個女孩子？真是……

產婦 我想多半是的，多半是的！

老婦 瞎說，那有女人一輩子總是養女孩子的？

產婦 不曉得我前世作了什麼孽，總是養女的！

老婦 這次你一定會養個男的，別怕了。

產婦 請你老人家給他爸爸說說，再不要逼我……

老婦 你放心好了，這回是個男孩子，別冤枉擔心，快去睡下吧。

產婦 奶奶，你一定要勸勸他爸爸；我情願自己死掉也不忍心再下那樣的毒手。

了！

老婦 好了，好了，進去吧，進去吧！

產婦 那樣可怕的事情我一年到頭都忘不掉……

外面有門聲

老婦 他回來了。

產婦 奶奶……

老婦 就是了，就是了。（往外走）

產婦退下。高大媽上。

老婦 啊，原來是高大媽；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大媽 早就想來看你們的，總是沒得空。

老婦 坐，請坐。

大姐送茶

大媽（笑迷迷地望着大姐，接過茶來）大姐越長越好看；我這作媒的也有面子了。哈哈

大姐向外走

老婦（對大姐）不要跑出去了，去燒一鍋水放在那兒，等一會就要用的。

少女從右門下。

大媽 你家大嫂子呢，怎麼不見人？

大媽 在裏面；快養了。

大媽 是嗎？前次我來的時候還看不出來，怎麼這樣快？

老婦 你前次是清明節前來的，現在快是十月了。

大媽（回憶狀）真的，有好幾個月了。

老婦 你忘了你那次是給大姐送日子來的？

大媽 唔，不錯；那次送日子來，你們又變卦了，沒有答應，害我回去受了男家

不少的話頭。

老婦 我倒沒有什麼，反正這早是人家的人；只是她爸爸一心……不過這也難怪，家裏沒有多的人手……

大媽 大家都是一個樣的。那面也爲的是沒有人手才急着要來娶過去的。

老婦 真沒有法子！

大媽 總不能老是這樣拖延下去的，是不是？

老婦 那還用說「女大當嫁」，總得要送出去。

大媽 我看你就勸勸你家吳大哥吧，早點把這事辦了，也省得我這樣跑來跑去。

唉，這個年頭作媒人也不好作了。

老婦 我看再過一二年她爸爸總……

大媽 什麼，一二年，這那兒行？我老實告訴你，不能過今年！

老婦 不能過今年？

大媽 是呀。我今天就是來送日子的。那面定下了一個好日子，冬月廿三來接人。這次你們再不能推了；再推，我……我……

老婦 你別給我說，等他爸爸……

大媽（不理會對方）要不就索性不許給人家！許了人家，就是人家的人，人家幾時要，就應該給人家。怎麼好再三拖延？

老婦 不是有意拖延，實在是家裏沒有人手。

大媽 人家也是人手不夠，才急着來娶過去。

老婦 是呀，大家都是一個樣的，這就難辦了。

大媽 有什麼難辦的……已經是人家的人了，還留着不放！誰叫你們家裏不養男的？養男的，不單不送出去，反倒可以賺個人回來。誰叫你們家裏養的不
是男的？

老婦（實在忍受不着了）你這是什麼話，高大媽，你給我發脾氣有什麼用？

大媽 哼，我看你們就想要賴這門婚事！

老婦 賴這門婚事，……這是什麼話？我們窮是窮，可不是那樣的人家。

大媽 你們不賴這門婚事，可又不讓人家娶過去，這是什麼道理？難道要把她留到給你一樣的年紀，不中用了，才讓人家娶過去嗎？

老婦 天呀，你這是什麼話？你是送日子來的，還是吵架來的？

大姨 什麼吵架不吵架！只要你們答應了，我什麼話也沒有；可是你們……

外面門响

老婦 他爸爸回來了，你給他說去，別同我鬧，我鬧不過你。

大嫂 （出現在後門口）我又來了。

老婦 啊，何大嫂。（走去迎對方進來）

大姐 （從右門上）何大嫂來了？（送茶）請喝茶。

大嫂 謝謝你。（對老婦）這位……

老婦 這位是楊家村來的高大媽。

大嫂 啊，楊家村到這兒不近。

大媽 可不是；我在路上要歇好幾次脚才能走到這裏。

老婦 何大嫂，你什麼時候再去上海？

大嫂 本來早就應該去的；可是有幾個小姑娘要跟我去，就遲了下來。

大媽 她們跟你到上海作什麼？

大嫂 啊，你還不知道？跟我到上海去，那才好呢！我來告訴你，（逼近一點），到上海去作廠，不單夠穿夠吃還有錢剩呢。

大媽 一天能賺多少錢？

大嫂 好的，一天能賺到一兩塊錢！

大媽 真了不得，一個女孩子也能賺這許多錢！

大嫂 現在不比從前了，女人也跟男人一樣能賺錢了。

老婦 真想不到！

大媽 可惜我一個女兒都沒有；要有她兩三個，真夠享福了。

大嫂 可不。現在鄉下還有人不明白這好處，使自己的女兒跟着餓肚子，在女孩子身上一點好處也找不到。

大媽 真是，就有這樣的蠢人嘛！大嫂子，你是跑大地方的人，什麼事都明白，你該去勸勸那些蠢人，把女孩子放出去，免得在家裏餓一頓餓一頓。我告訴你，現在鄉下一年不如一年了。

大嫂 可不。

大媽 你這也是作好事，修陰德。

大嫂 我也是這樣想的。我已經帶過不少的女孩子到上海去了。

大媽 你真是面慈心軟的大善士。

大嫂 人人都像你這樣明白，那還好辦點；可是就有些人，你把舌頭說乾了，也

不願放他女兒走。（對老婦）嗯，你家吳大哥的意思怎麼樣，允許大姐跟我一道去上海了嗎？

老婦
她爸爸……

大媽 什麼，你們想把人家的人送去賺錢？我不答應，我不能答應！

大嫂 這與你有什麼相干？你……

大媽 你少在這兒花言巧語……

大嫂 你才少在這兒多管閒事！

大媽 我怎麼不該管……

大嫂 你怎麼該管，又不是你家裏的人？又不是你養的？

大媽 不是我養的，你帶走了我也要問你要人！

大嫂 笑話，你這是怎麼回事？

大媽 你……你……

吳大出現在後門口。

吳大 你們在鬧什麼？

大嫂 啊，吳大哥，你回來，好極了。

大媽 你來得正好。

吳大 什麼事？

大嫂 真是笑話，這位……

大媽 你到底讓不讓人家把你女兒娶過去？

吳大 還早，過些時再說。

大媽 什麼，還早，還要過些時？你存心要把你女兒留下，拿去賺錢？

吳大 你這是什麼話，我把我女兒拿去賺錢？

大媽 不拿去賺錢，你怎麼不讓人家娶過去？

吳大 不讓那面娶過去，就是想賺錢嗎，賺什麼錢？你說話放明白點兒。

大媽（指何大嫂）她不是想帶你女兒到上海去作廠賺錢嗎？

吳大 原來是賺這樣錢。

大媽 可不。

吳大 我還沒有答應她，你怎麼就……

大媽 不管你答應沒有答應，這個冬月廿三準來接人。你再不能拖延了。酒席錢

在這兒！（從身上拿出八塊錢往棹上一擲）到那天沒有人交出來，你就得

吃官司！（下）

大嫂 原來你們是把大姐說給她的什麼人了？

老婦 不是。是她給大姐作的媒。

大嫂 啊，是這樣的……那麼，吳大哥，你是不願意放大姐到上海去了？

吳大 就是不出嫁，我也不能放她走，家裏沒有多的人手。

大嫂 好的。那麼，我就要動身往上海去了，路費還不夠，請你把我從前借給你

的七塊錢還把我。

靜默一會兒

大嫂 怎麼樣？

吳大 請再寬待一下，現在真沒有錢。

大嫂 你沒有錢的時候，我當然不問你要；你看那麼久了我向你要過嗎？

吳大 是的。你看我現在那兒有錢？

大嫂 （走去拿起掉上的錢來）這不是錢是什麼？

吳大 這錢是不能用的。

大嫂 既是錢，不是廢紙，有什麼不能用？

吳大 何大嫂，你實不知道……

大嫂 我什麼也不要知道，你還我錢就完事。（數錢）這裏八塊錢，我拿了我的

七塊錢，還剩一塊錢在那兒（放在桌上）我去了。（下）

吳大（沉默着，慢慢地走去，棹前坐下，呆了一會兒，突然地）酒給我拿來！

大姐（忙去小條棹前拿了酒壺和酒杯來放在他父親面前，剛轉身）……

吳大 拿來就算了？

大姐（回身去把酒斟上，再退開）……

吳大（連喝了幾大口之後）怎麼，還沒有養下來？

老婦 沒有，許快了。

吳大 他媽的，這次總不會又是個賠錢貨！

老婦 那有一個女人老是養女的。這次一定是個男孩子了。

吳大（快活點了。喝酒）什麼都預備好了嗎？

老婦 沒有什麼，尿布正在撕，小衣服也在做了。

吳大（拿起那桌上的小衣服——大姐縫的——來翻看）這樣小。

老婦 剛養下來的，要多大呢？

吳大 還沒有縫好哩。

大姐 (走去接過來縫)……

吳大 (喝酒) 這些東西早就該弄好的。

老婦 那有工夫，我忙着給人家趕鞋底，大姐又要看牛看羊，忙這忙那。

吳大 (默然)……

左房裏送出產婦的呻吟聲。

老婦 要養了。(站起來，正向左房走去。)

嬰孩 (在內) 呱，呱，……

老婦 養下來了。(說着跑進去了。)

吳大 (到門口) 是男孩子嗎？

老婦 (停了一會兒慢慢地走出來)……

吳大 是男的還是女的？

老婦（默默地走到棹旁坐下）……

吳大（跟過來）又是女的是不是？

老婦（點頭）……

吳大 他媽的！（說着翻身就想衝進左房）

產婦（在吳大還未到門口之前，她已出現在門口了）……

吳大 你，你他媽的，一個是賠錢貨，兩個，三個，四個，都是他媽的賠錢貨！

產婦 我有什麼法子呢？

吳大 你沒有法子！沒有法子，還是給弄死她完事！（退關）

產婦 我不能，我再不能了！

吳大 什麼？

產婦 那樣的毒手……

吳大 毒手？誰叫她沒投胎到那些有錢人家，活該！

產婦 不能，我再不能那樣狠心了。

吳大 什麼，我狠心，你說我狠心？

產婦

吳大 我要不愁穿不愁吃，養得活，誰他媽的不高興多養幾個！

產婦 這次就讓我養起來吧。那樣的活罪我再不能忍受了；白日夜裏，我都忘掉那樣可怕的样子。我淹死她們的那種可憐又可怕樣子，我還記得活現現的，還常常使我難過。

吳大 你難過，誰他媽的不難過？管不了這許多，快去！

產婦

吳大 你是什麼女人，專養他媽的些賠錢貨？

產婦

吳大 （拿起桌上的大剪刀，逼上前去威脅對方）你他媽的去不去？

產婦（並沒有畏懼那威脅，可是雙眼直視着，慢慢地轉身走進去了）……

吳大（退回來把剪刀往桌上一擲。坐在原處，倒盡了酒壺中的酒，一口喝盡了，雙手蓋在頭上，手指緊抓着頭髮）……

老婦和大姐恐怖地等在那兒。

產婦 不能，我怕，我怕，不能……（說着逃出來）

吳大（一下立起來）什麼？

產婦 我甯願死也不忍再下那樣的毒手了！你打死我好了，打死我好了！

吳大（逼過去）你不去？

產婦 不去！

吳大 你不去，老子自己去！（向左房衝去）

產婦（情急地抓過那剪刀來就往自己的頭頂上刺去。）

大姐 呀！（驚訝一聲，忙衝過去捉着那拿剪刀的那一隻手）……

老婦（也忙衝過去阻止）你怎麼的？

吳大（轉身望着她們。走過去奪過那剪刀來。走到桌前，把剪刀往桌上一擲，一手拿起那一塊錢，另一隻手就拿起那個酒壺來，垂着頭向後門走去。其餘的人都目送着他下。）

——幕

原书空白页

我們的故鄉

(三幕劇)

人：

王祖章 六十八歲

王錦文 長子，三十八九歲

李葆珍 錦文之妻，三十二三歲

王仲文 次子，二十四五歲，學生

老孟 王家老僕，五十七八歲

張進德 警察分署長，四十五左右

老朴 仲文的同伴，三十歲

吳媽 女僕，四十餘歲

殷家明 三十餘歲

賀明輔 四十餘歲

劉潛生 三十歲左右

周大叔 五十餘歲

楊貴 五十餘歲

農民

兵士十餘人

景：

故都西城，一條比較僻靜的衚衕裏，王家寄寓。觀衆所能看到的是，一個院子，後方正中安着個古舊笨重的綠色屏風，後面就是通街上的大門，觀衆從那屏風頂上望過去，只能看見雙扇的大門之最上部，屏風前面，木架上擺着個滿插着殘敗的荷枝

和茨菇的荷花缸。後方兩角稍前，植着些囊樹，有大有小，全都光着樹枝。只有一兩株海棠樹，還掛着稀疏的葉子。荷花缸前面零亂地放了些或大或小的花盆，裏面所植的花草，不是已經枯死了，就是快要枯死了。靠右的前部擺有一張藤榻；左邊也放了幾把椅子，左右兩邊是兩排同式的廂房，中部各有一門。

祖章一家本來是富裕的關外地主，可是近年來已經衰落了；這兒是他們一家在那次「事變」以後遷來寄居的所在。

一九三四年九月中的一個晴朗的下午。天空蔚藍，和暖的太陽照着。

開幕時，太陽正照着左邊，椅上和棗樹上有皮棉衣服晒着。一只朱紅漆的箱子開着放在地上。

右邊榻上躺着錦文，已經睡着了。報掉在地上。

大車聲，轟隆轟隆，由遠而近，後來到了門外，特別響得厲害，終於把錦文鬧醒了才滾過去了。

錦文 這大車真討厭！（仍然躺着，伸了個懶腰，同時打個呵欠。望着右房，懶

懶地）喂，勞駕給香烟拿出來。

沒有人答應。

錦文（聲音提高了點）怎麼的，睡着了嗎，好太太？

葆珍（在房內）幹麼自個兒不來拿。有多遠兒？

錦文 就因為沒有多遠兒，這才敢勞你駕啦。

葆珍（在房內）既沒有多遠兒，就自個兒來拿。

錦文 這點兒小事也叫不動。

葆珍（在房內）叫不動，你憑什麼叫我，我又不是你家的丫頭，老媽子？

錦文 我說，你今兒怎麼的，幹麼這麼大的脾氣？

葆珍（在房內）你們的老太爺剛才欺負了我一頓，出去了，你也來欺負我了！

錦文 笑話，我這算欺負你。（笑着）

葆珍（說着出現在門口）笑話，什麼笑話？你才笑話呢，自個兒的老婆都不能

保護，給人隨便欺負。你才笑話呢，你才笑話呢！

錦文 好，好，好，我笑話，我笑話。（高聲叫）吳媽！

老孟從左角上。

老孟 吳媽在洗衣服，老爺，你有什麼吩咐？

葆珍退進房去了，把門一關。

錦文 到裏面兒去把香烟給我拿來。

老孟 喳。（走到右房門外）太太，老爺要香烟。

葆珍 （在房內）在棹子上。

老孟進去拿了一盒香烟出來，交給了錦文。他接過香烟來順手放在榻上，拾起報紙來看。大門外波波的打鼓聲。

錦文 這是幹麼兒的？

老孟 打鼓的。

錦文 打鼓幹麼兒？

老孟 就是收買破爛東西的。

老孟退開，走回去，正碰着吳媽拿着破衣服出去，他也跟上去。

吳媽 (在外) 打鼓的，打鼓的！

打鼓的敲着鼓回來。

吳媽 這件衣服要不？

稍停了一會兒。

男聲 (在外) 太破爛了！

吳媽 什麼，太破爛了？好的我還拿來賣給你？你是收買破爛東西的，你要放明

白點兒！

男聲 我明白，我明白。

吳媽 你明白，你就不應該嫌我這衣服破爛。你要放明白點兒，你不是收買新東

西的。

老孟（在外）得，得，得，你出多少錢？

男聲 兩串錢頂多了。

吳媽 什麼，兩串錢？你怎麼不說送給你得了。

男聲 誰要你的，破成這個樣子？

吳媽 破了又怎麼樣？你不要拉倒。

男聲 拉倒就拉倒，你嚷什麼呢？

吳媽 你管得着，你管得着！

老孟 得，得，得，你去吧。

錦文（忍不住了）你們在那兒鬧什麼？還不給我滾進來！

吳媽和老孟進來。

錦文 你們在外面鬧什麼？

老孟 吳媽賣一件舊衣服。

吳媽 是的，老爺，我有一件破衣服，不能穿了。

錦文 混蛋！在我家大門口賣破東西，給人知道了，還當是我家裏窮到這步田地。

吳媽 我對他說是我的。

錦文 不是你的是誰的？

老孟 下次不要這樣了，賣破爛東西，多寒儉的事兒。

吳媽 （看了老孟一眼，下去了。）

外面街上有人吆喝着『換洋取燈兒』。老孟忽然記起了什麼似的，忙跑進左房裏去，拿着個字紙篋，裏面裝得滿滿的。正急忙向外走。

錦文 你幹麼？

老孟 （站着）這字紙篋滿了，該倒了；拿去換幾盒取燈兒。

錦文 滿了，你就倒了得了，幹麼還拿去換取燈兒？這麼寒儉！

老孟 啞，啞。（退開，仍走到大門口去了。）

一會兒老孟一手拿着那空字紙篋；一手拿着幾盒火柴，背在一旁，向左房走去。

錦文 （這時他已拿出一支香烟來弄着，仍看着報，待香烟送到口裏，發覺沒有火柴）混蛋，拿香烟不拿火柴！

老孟 （忙跑過去，就將手中的火柴擦燃，給錦文點香烟）。

錦文 （看了空字紙篋和火柴一眼，又看了老孟一眼）。

老孟 （怯怯地退避開，剛轉身走去。）

錦文 留一盒在這兒。

老孟 （又回過身來）啞，啞。（忙拿上了一盒火柴，滿高興的，又轉身往左房裏去放空字紙篋，出來就從左後角下去了。）

錦文 太陽快下山了，衣服該收拾起來了。吳媽！

吳媽 （在遠處）就來了。

葆珍 我自個兒來收，粗手粗腳的，誰要她收拾。（說着走了出來。看了錦文一眼）成天抱着一份報。翻來覆去地看，有什麼可看的！（說着，自個兒走到衣服前。）

錦文 （一笑）我來幫你忙。（起身）

葆珍 （打趣）不敢當，老爺。

錦文 （湊趣）那兒的話，太太。

吳媽突上。

吳媽 老爺幹麼？

錦文 （一下莊重起來；可是不知說什麼）……

葆珍 你到我房裏去，拿塊大點兒的帕子來。（拍了拍晒着的衣服）。怎麼這麼

多士，真討厭！

吳媽下

錦文 在北平，討厭的就是這士。（不能不奉承一句。）

葆珍 沒有別的？

錦文 別的……（說不上來）

葆珍 別的都好，都不討厭，對嗎？

錦文 也不……也不見得。

葆珍 我看呀，什麼都討厭！

錦文 這話未免太過分點兒，

葆珍 在你過分，在我可不過分。來這兒待這許多日子，我就沒有快活過一天。

錦文 誰叫你不快活呢。

葆珍 誰叫我！就是我們一家子。老太太把我當作眼中釘似的。她來這兒死了也

是我的罪過，是我把她老人家給釘死了。

錦文 什麼話！

葆珍 什麼話。老太爺不是常常在說楊大夫的藥害了老太太嗎？楊大夫是我主張請的。

錦文 他老人家抱怨楊大夫，與你有什麼相干？

葆珍 楊大夫是我主張請的，他老人家這樣當着我抱怨，不是明明在怪我嗎？

錦文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上了年紀的人，總是愛這樣囉嗦的；再說母親這死，他也太難過了。

葆珍 我也是很難過的。嗯，這老媽子怎癱了，叫她拿一塊帕子，還不見來？吳媽，你上那兒找去了，這半天還不見找來？

吳媽 (在房裏) 您放在那兒了？

葆珍 不在床上，就在櫃子裏，還能藏在那兒？真是，這個鬼地方，連老媽子都

這樣不中用！（正欲自己去拿）

吳媽 找倒了，找到了。（拿着塊帕子出來交與葆珍）

葆珍 接過來包在頭上。

吳媽 還有什麼事嗎，太太？

葆珍 沒有了，去你的吧！

吳媽 下。

葆珍 有這麼笨的老媽子（收拾衣服，拍了灰土，往紅箱裏一扔）這個鬼地方我真待膩了。家裏待着這麼不痛快，出去又沒有地方好跑。那兒比得上在瀋陽！

錦文 其實除了老二，我們這一家誰不想回去。父親他老人家，自從母親死後，他想回去的心更切了。他想快點把母親葬在自個兒的地裏，他還想……

葆珍 我知道他是想回去的；你怎麼不出來主張一下，難道你不想回去？

錦文 我怎麼不想回去？我辛辛苦苦經營出來的那個工廠，我還想回去重振旗鼓

呢。在日本學了那麼幾年的工科。在工業上總得幹點成績出來才對得住。

葆珍 那你們幹麼還不走呢，還等什麼？等滿洲國派大員來迎接你嗎？

錦文 滿洲國來迎接我，我倒不去了。

葆珍 你不去好了，我可是要去的。

錦文 不要說這些廢話。

葆珍 要不說廢話，那就決定走呀，車已經通了。

錦文 車是通了，可是沒有什麼人敢搭。昨天報上還說茶淀丟了炸彈，火車沒有人坐了。今天報上，（取報）你看，說是總站每天賣不出五張到瀋陽的

票。

葆珍 這就是你成天悶在家裏，老抱着一份報，得來的好知識？這樣怕事，我看這一輩子也不用想回去了。悶死在這兒得了。

敲門聲。

郵差 (在外) 信！

錦文 來了。(出去拿了一封信進來)

葆珍 那兒來的？

錦文 瀋陽。

葆珍 (很關心地) 瀋陽？誰來的？

錦文 老般。

葆珍 (開心了) 般家明呀？(走過去，急想看)

錦文 別急，急什麼呀。(退去坐下，折信)

葆珍 這傢伙好久不來信了。

錦文 那有好久，前禮拜還來過信。(看信)

葆珍 (不便再湊近去) 說什麼來着？

錦文（看信）勸咱們回去。說是那面很平靜……。

葆珍 他還來不來北平，他早就說要來的？

錦文 沒有提，大概不會來了。

葆珍（失望狀）……

錦文 還附了一張像片來。

葆珍（很關心地）誰的像片？

錦文 老般自個兒的。

葆珍（走過去接過像片來看看）這傢伙好神氣！

錦文 他也要我回去把工廠振頓振頓。

葆珍 其實你該找他幫忙，他現在在瀋陽滿活動的。認識不少的要人，實業界，

政界都有。

錦文 他這樣的人，我真一點兒不敢領教，頂好是敬而遠之。

葆珍 這麼說，你是瞧不起他了？

錦文 那又是另外回事。總之，他這個入太厲害了，我們在日本同學的時候，我就有點兒怕接近他。再說，他現在又……

葆珍 你怕接近他，你們幹麼現在還這樣接近呢？

錦文 他死心眼兒要來同我要好，我當然不能得罪他，只好同他敷衍敷衍。

葆珍 我看你別瞧不起人家，人家比你強多了。你瞧他現在多活動。那兒像你，倒楣一世。

錦文 我，他媽的要像他那樣，離開本行，到處去鑽營，也不會比他低到什麼地方去。

葆珍 能到處去鑽營也是本領，可是你連這點兒本領都沒有。

錦文 這個本領沒有也好。

葆珍 也好！那麼你開工廠，該可以賺錢了，爲什麼還弄成現在這樣，一個錢不

賺，反而賠了不少。

錦文 這怎麼能怪我呢，整個的市面不景氣，還有他媽的日本人來壓迫。

葆珍 得，得，得，不要怨天尤人了吧。自個兒沒有本領，就不用提好了。……

（冷冷地刺對方一下）我真瞧不起，自個兒沒有本領，反來瞧不起人家的本領。

錦文 （他照樣回敬一針）好好好，你那個殷家明有本領，我……

葆珍 （反臉了）什麼？說話放明白點兒！什麼我那個？

錦文 你一定要說人家了不得，我什麼都不成。……

葆珍 人家了得，了不得，干我什麼事。——干我什麼事？

吳媽剛站出左角來，觀望着；葆珍瞥見，釘了她一眼，她忙下。

錦文 不干你事，那就算了。我也沒有說什麼。

葆珍 什麼「你那個」，這是誰說的？王八兔子說的！

錦文 我並沒有旁的意思。

葆珍 虧你說得出！

錦文 好，好，好，算我說錯了，算我說錯了。我找老太爺去了。

他進房裏去換了一件衣，戴上緞帽出來，各自從大門下。

葆珍 這個鬼地，我再不能忍受了！

到那放着信和像片的椅前，拿起那信來看了一下，丟開，又拿起像片來看着。

葆珍 (指着像片) 你這傢伙，說來又不來……虧你想得出，不來也寄了張像片來。可是這麼一張影子有什麼用。(將像片和信裝起來) 那傻傢伙還當是寄給他的呢。哈，哈，哈，……

仲文和老朴從大門上。

仲文 嫂嫂，就你一人在家嗎？

葆珍 你哥哥剛出去，爸爸早出去了。

仲文與老翁同進左房去了。

葆珍 (已將衣服全放在箱裏了) 吳媽！

吳媽 (在外) 來着。

葆珍 (稍等了一會兒) 怎麼不快點兒？

吳媽 來着，來着。(說着就跑上) 幹麼，太太？

葆珍 不幹麼還叫你？把這箱子給搬進去。

吳媽 就是了。(却不容易搬起來。剛剛勉強提起一點兒來，一下又給落下去了。)

葆珍 當心點兒，你要給跌壞嗎？

吳媽 不是要給跌壞。你知道，怪沉重的。

葆珍 你還要多嘴。

吳媽 是怪沉重的。真不是俺要跌壞您太太的箱子。

葆珍 廢話少說！

葆珍與吳媽抬着箱子進右房去了。一會兒吳媽出來，正向左角走去。

仲文 （出現在左房門口）是誰把我房裏的字紙簍給倒了？

吳媽 （停步）俺不知道，二老——

仲文 又叫我什麼了？

吳媽 啊，二——二先生。

仲文 老孟在那兒？去叫他來。

吳媽 就是了。（下）

仲文仍站在門口，老朴也出來。

老朴 你怎麼給放在字紙簍裏面兒？隨時都可以倒掉的。

仲文 我怕我父親他們看到，他們近來像很注意我似的。我本來打算今兒下午就

拿出去的。

老孟上。

老孟 是您叫我，二老——二先生？

仲文 我房裏的字紙箋是你倒的嗎？

老孟 是的。

仲文 你倒在那兒去了？

老孟 倒在外面去了。

仲文 什麼，倒在街上了？

老孟 不是的，倒給換取燈兒的了。

仲文 你看見裏面有一捲紙嗎？

老孟 沒有。

仲文 見你鬼，誰叫你來倒的！

老孟 我早晨掃地，看見字紙簍太滿了。所以換取燈兒的來，我……

仲文 那個換取燈兒的，現在可還能找到他嗎？

老孟 沒法兒找到，他去了好久了。

仲文 見鬼；去吧，去吧！

老孟下。

仲文 這怎麼辦？

老朴 這也許還不要緊。要當心的是小何那傢伙。聽說他被捕之後有點兒靠不住。老劉那裏發生問題，聽說是他講的。

仲文 他媽的，漢奸。

老朴 你這兒他不是也來過的嗎？

仲文 我倒不要緊，我給他的關係還淺。咱們家裏還有一位好世交在當署長，有什麼事情，他準會先來通知的。

老朴 這個年頭兒，很難說。

仲文 這且不管他。這麼久了也不見有什麼動靜，想來沒有什麼。（停了一下）

老朴，我決定走啦。

老朴 走？回老家？

仲文 祇是要等機會；現在要回去可不很容易了。

老朴 不是咱們自個兒的老家了，當然不能隨便進出了！

仲文 他媽的，看看那般野獸能羈佔多久！

老朴 喂，你那捲傳單本來今晚就要發出去的，現在沒有了，可怎麼辦？

仲文 咱們重印。走，咱們買紙去，家裏沒有了。

仲文和老朴還沒走到門口，就遇見了張署長進來。

老朴吃驚了一下，但隨即鎮定了。

署長 仲文老弟，出門去？（帶一點諷刺）很忙吧？

仲文 嗯，……沒有什麼。

署長 老伯和哥哥都在家嗎？

仲文 沒有。我同這位朋友有點事情出去一趟，就請您隨便坐一會，爸爸，哥哥，他們一會兒就來的。

署長 不用客氣。

仲文 嫂嫂，張署長來了。

葆珍出來。

仲文 我不陪了，回頭見。

署長 回頭見。

葆珍 怎麼這許久不來玩呢，張先生？

署長 這一晌比較忙點兒。

葆珍 請坐。老孟，倒杯茶。

署長 不用客氣，常來的。

老孟上。忙去獻茶和烟。事畢，到大門口去了。

署長 北平這個地方，現在可待慣了吧？

葆珍 總待不慣，不知怎麼回事。

錦文 (在外) 老太爺回來沒有？

老孟 (在外) 還沒有呢，老爺。

錦文上，老孟也跟上，獻茶和烟畢，下去了。

錦文 啊，你來了？怎麼好幾天不來了？

署長 這幾天忙呀。

錦文 我看你們往後還會更忙呢。

葆珍走了。

署長 爲什麼呢？

錦文 ××人在這兒的勢力，一天天地大起來，這地方的老百姓當然更會受不了。關外完全歸了他們，老百姓還是那樣前撲後湧地幹，何況北平這樣個地方。

署長 其實也等於一樣。

錦文 不過名義上還沒有，他們總還不使直接來鎮壓，

署長 所以才要咱們自個兒來鎮壓，是嗎？

錦文 可不是。這麼一來，你們這樣的人就不能不忙了。

署長 對的。幹這樣的事兒，——憑良心說——也未免……不過又有什麼法子呢？比方我自個兒吧，吃着這碗飯，不願意也得硬着心眼兒幹，這叫着「吃什麼飯，當什麼心。」真是他媽的。

錦文 這個年頭兒，真是！（不勝感慨）

署長（起來，附和）他媽的，真是！（徘徊，突然轉身）啊，我還忘了這來是

幹什麼的，只顧閒談。

錦文 你有什麼事？

署長 喂，我問你，你的老弟近來怎麼樣？

錦文 仲文嗎？很好，沒有什麼。

署長 他近來……（稍停）沒有什麼事嗎？

錦文 沒有怎麼樣，學校裏一下課就跑回來了，他不常出去，總是待在房裏看書，寫字。

署長 他現在不像在瀋陽那樣活動了吧？

錦文 他不敢了吧？

署長 我這並不是來偵察他，你可要明白。

錦文 笑話，這還用說。

署長 那你就該老實告訴我，爲什麼還對我這樣呢？

錦文 告訴你什麼？根本就沒有什麼。

署長 你真的一點不知道？

錦文 真不知道，難道你聽說仲文在外面有什麼嗎？

署長 也許你不大知道。

錦文 他在外面怎麼了？

署長 又在活動。

錦文 是嗎？

署長 你們一點兒也沒有看出來？

錦文 沒有。喂，到底兒是怎麼回事？

署長 有人在口供裏提到他。當然，沒有多大關係。

錦文 說他幹了什麼？

署長 還幹什麼呢，年青人。

錦文 這事要給父親他老人家知道了，可不得了。

署長 本來這樣的事，是正大光明的；不過在這個年頭兒，也就難說了。你說是不是？

錦文 唔。仲文這事兒你想怎麼辦呢？

署長 你說怎麼辦？

錦文 我又有什麼辦法。

署長 我看……

錦文 怎麼樣？

署長 你別急，至少我這次是不想盡我的職分的。

錦文 真的嗎？

署長 笑話，你我都是世交，我張進德連這點兒小事都不能幫忙？

錦文 那好了。不過這事頂好不要給父親他老人家知道了，他一定會難過的，他

這一晌的心境特別不好。

署長 我知道了，你不用擔心，不過你們頂好把仲文弄開。這樣比較妥當點兒。那當然。（遲疑了一下）我們，……也許不久就會回老家去；父親他老人家想回去，我也想回去看看，能待就待下去，不能，就料理一下，再來。

署長 你那位老弟可不好回去吧？

錦文 其實也沒有什麼，我看他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署長 唔，可是……別的事兒許還好辦，惟有這樣的事兒……

錦文 我倒沒打算讓他回家去。我想頂好是把他送到南邊去。

署長 可以。上海，南京——這些地方都不錯。

錦文 我看只好這麼辦。

外面有敲門聲。

錦文 | 老孟！

老孟上

老孟 幹麼，老爺？

錦文 你沒有聽見有人敲門嗎？

老孟去開門。

署長 (起身欲走) 時候兒不早，我該去了。

錦文 忙什麼呢，再坐會兒去。

署長 不了，我還有事呢。

祖章 (在外) 你跑到那兒去了，我回來，門都不曉得開！

署長 他老人家回來了。

祖章帶着手杖上。老孟跟上。

祖章 在白天，把門門上幹什麼？你不可以……(瞥見院子裏的人) 啊！進德在這兒，來多會兒了？

署長 不少時候了，老伯；您出去玩兒來着？

祖章 待在家裏悶不過，出去逛了一逛。

署長 這樣好的天氣出去逛逛倒不錯。

祖章 其實也沒有什麼，北平這個地方真壞透了。

署長 是不大好。

祖章 到後面客廳裏坐坐？

署長 不了，我來了很久了，該去了。

祖章 不行，不行。待一會兒再走。不到裏面兒去也好，房裏怪悶的，咱們就在

這兒談談吧。坐下，坐下。

署長只得坐下。

祖章 我在這兒真是活受罪，想找個人談談話都沒有。你又老不來。（對老孟）

你站在那兒幹麼？（老孟轉身正要走開）往那兒去，你這個笨傢伙；不是

要你走，要你拿烟，客人來了，規矩都不懂！

署長 老伯剛抽過，不要抽了。

老孟獻烟。

署長 實在不要抽了。

老孟望着祖章正要退開。

祖章 抽，抽，這算什麼，年青人。

老孟又忙將香烟送上去。

署長只得抽了。

老孟退下去。

祖章 唉，北平這個地方什麼都不行，連聽差都不行。你還記得我家裏那個老聽差嗎？

署長 楊貴，是不是？

祖章 是呀。他比這個笨傢伙可強多了。

署長 那是。他怎麼沒跟來？

祖章 年老了，又多病，沒有讓他跟來。

署長 我走了。

祖長 不行，不行。我還有正經話沒談呢。好容易來了，椅子還沒有坐熱，就想走了，這那兒成。

署長只得又坐下了。

祖章 我說，進德，北平這個地方你怎麼待得下？

署長 在我，那兒都是一樣；只要好養活我一家子，待在那兒都成。

祖章 我可不成，你瞧，我來這兒這麼些日子，沒有一天不想回老家去。

署長 那是您沒有打算在這兒安家落業，又掛念着那邊兒的產業。

祖章 不瞞你說，我們還有一點兒產業，不管多少；好壞，總是祖上傳下來的，怎麼

能隨便扔在那兒不管？你說是不是？一年四季，祖上的墳墓總得去望一望！

署長 那是。

祖章 老伴兒死在北平，讓她的老骨頭安放在破廟裏，也不是辦法。

署長 可不是，老伯母……

祖章 再說，我死也要死在自個兒的老家去。像錦文的母親，去逝了這麼久，還在那兒上不沾天下不落地，停放在那兒。

署長 該找個地方給安葬了。

祖章 我不願意把她安葬在外鄉，我回去的時候，還得要搬運回去。

署長 搬運的手術可不簡單，運費恐怕也不少。

祖章（有點生氣）這不干事。只要能搬回老家，安葬在自個兒的祖田裏，那就

行了。

署長 那是。嗯，我得走了。還得去辦點兒事情。明兒見，老伯。錦文，再見。

大孀，去了。

葆珍（說着就走出來了）怎麼就走了？

署長 明兒見。

祖章 講不到三句話就走，倒不如不來好！（忿忿地，似怒非怒）

署長 哈哈，老伯還是這脾氣！哈哈（下）

祖章正往左前角走去。

錦文 爸爸。

祖章 幹麼？

錦文 我有話給您說。

祖章 什麼話，說！（走回來）

錦文 嗯，咱們不是都想回家嗎？

祖章（驚異感到興味）你現在也想回去了？我本來就不肯離開老家的，你們架

了我走，現在有了什麼好處嗎？

錦文 過去的事，現在也用不着提了；咱們來商量商量。

祖章 商量什麼？

錦文 看回不回去。

祖章 怎麼不回去！祖業不要了？你媽的遺體……

錦文 要回去，那咱們在什麼時候動身？

祖章 我這幾天也在想這事兒。自然越快越好。

錦文 咱們決定回去了；可是二弟又怎麼樣呢？

祖章 他仍舊在這兒唸書好了，怎麼好讓他回去。恐怕他自個兒也不高興回去

了，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北平壞。

錦文 我看，還是——

祖章 還是讓他回去？這可不成，回去又鬧亂子。

錦文 我不是說要他回東北去，我的意思是，頂好北平也不讓他待。

祖章 爲什麼！讓他待到那兒去？

錦文 我看南京，上海都有學校。爲什麼不把他送遠點兒？

祖章 不成，聽說那邊兒的費用大，我那有那許多錢花在他身上？

錦文 錢，我想總可以想法子，我這次回去本來打算……

葆珍 你能有什麼法子？

祖章 再說，那樣繁華的地方，年青人靠不着！

葆珍 這是真的，二弟年紀還青。（笑）

祖章 讓他待在北平不好嗎？（起身欲走）

錦文 那不能，爸爸。

祖章 爲什麼不能？

錦文 ……………

葆珍 真是，有什麼不能的？

祖章 他不好回老家，南方我也不樂意他去，那只好在北平了。

葆珍 他自個兒就不想離開，幹麼一定要弄開他？

錦文 （掃了葆珍一眼）……

祖章 不要多說了，我決定就讓他待在這兒。你們就準備，看那一天走好。我要

去歇一會兒。（又欲走了）

錦文 爸爸，不能這樣。

祖章 有什麼不能的？

錦文 真的不能。

祖章 別廢話了。

錦文 （追上幾步）爸爸，我來老實告訴你。

祖章 （轉過身來）告訴我什麼？

錦文 你不必生氣或者難過。

祖章 你說呀？（說着，上前幾步）

錦文 二弟……

祖章 他怎麼了？

錦文 他——你不要難過。

祖章 你說呀！

錦文 他又鬧了亂子。

祖章 是嗎？你怎麼知道的？

錦文 進德剛才告訴我的。

祖章 他怎麼沒有向我提到？

錦文 他說有人供出二弟來。

祖章 唔！（點頭）「老馬不死，舊性在！」

錦文。進德已經把事兒壓下了。不過總得使二弟離開這裏才妥當。

祖章 那叫他上那兒去？

錦文 我看，還是我剛才說的，讓他到南邊去得了。

祖章 南邊去，更不妥當。

錦文 難道說帶他回家去嗎？

祖章 其實他要是安分點兒，肯聽我的話，回去倒比較妥當點兒。

錦文 我看他準不願意回去。

祖章 實在沒有法子，只好讓他到南邊去待一些時再說。

仲文同老朴上。手裏拿着紙。

仲文 爸爸回來了？

祖章 (恨恨地望着仲文)……

仲文同老朴進左房去了。

錦文 爸爸，您不忙把消息告訴他。

祖章 你叫他來問問，想不到南邊去唸書，

葆珍 頂好是問問他，他這個人的脾氣……

錦文 老二！

仲文 什麼？

錦文 你出來，爸爸有話給你談。

仲文 （出來）什麼來，爸爸？

祖章 你坐下。我同你哥哥決定回東北去了，你打算怎麼樣？

仲文 我？（很快的一個思想在他臉上閃過）爸，我也去！

祖章 （吃驚）你也回去？

仲文 是的。

錦文 你真要回去？

仲文 我騙你們幹麼？我早就想回去了。

錦文 我看，你頂好還是不要回去。

仲文 留我一個人在北平？

錦文 北平你也頂好不要待了。

仲文 爲什麼？那要我上天去？（天真地笑了）

葆珍 （不懷好意地笑）他們打算讓你到南邊去唸書。

仲文 爲什麼要我到南邊去？我纔不想去。

祖章 你真不想去？

仲文 我不扯謊！

錦文 那你想到什麼地方去呢？

仲文 什麼地方也不想去；要回老家一起走。

祖章 好。只是你從前在那裏很不安分。我不放心你回去。

仲文（笑）別儘當我小孩兒，「經人管下過，不得不低頭。」這話的意思我也懂啦。

祖章 那很好，不過你要答應我幾件事，我才能允許你回去。

仲文 您說。

錦文 不……

祖章（搶一着）不但現在答應，還要將來能遵守。

仲文 我想，我既答應了，總不會不遵守。

祖章 一定遵守？

仲文 一定遵守，您說好了。

祖章 第一，不能到學校裏去唸書。

仲文 好的，我本來就沒有打算回去唸書。

祖章 沒有打算，很好。準能遵守？

仲文 當然。

祖章 好的。第二，不許待在瀋陽，要待在鄉下。

仲文 這當然。

祖章 可以？

仲文 準可以，您放心好了。

祖章 第三，你不能同那些靠不住的人來往，混在一塊兒。

仲文 （笑）您怕我跟鬍子跑嗎？我不會。

祖章 我相信你了！

仲文 （對兄）你們相信嗎？

祖章 那麼，我們就走。

仲文 好啊！

祖章 你們就去各方面預備預備。

葆珍（對錦文）你快去打個電報給老般，說我們就要回來了，要他給弄張護照之類的東西，免得身上麻煩。

祖章 你們預備，我實在要去歇一會兒了。

錦文 好，就這麼辦。

葆珍 我也跟你出去買點兒東西。

錦文同葆珍進右房去了一會兒，又出來從大門下。

仲文扶着祖章從左前角下。他回到台上來時，他的哥嫂已經出去了。

老朴（迎出來）好極啦！想不到你的機會來得這樣快！

仲文（無言，與他緊緊握手。）……

老朴 好好幹，別使大家失望啊！

幕

第二幕

濟陽附近一個村莊裏。王家從北平回到這裏還沒有多久。約在十月中，相當寒冷了。

一個客堂，左右邊靠前部各有一門，左門通景文夫婦室，右門通祖章室。後邊偏左有一門通外面院子。

靠後壁擺了一張紅木的條案，上面陳設着一個大古瓶，兩個磁花盆，都是空的；還有一架座鐘。

左右靠壁各設交椅茶几；條案前面有一八仙桌，圍有六個橢圓的古式櫈子，都是紅木的。桌上和茶几上零亂地放着些東西，如茶杯，香烟，紙張，書報……

後壁和左右壁都掛有字畫，可都陳舊了。有的撕破了，有的掛得不正。

開幕時，座鐘開始打十一點。大門外面送來騾子的叫聲；還有烏鴉的雜亂的叫聲。烏鴉的叫聲稀落下去了。葆珍就說着話從左門上。

葆珍 得，得，得，別尋開心了，酒氣燻燻的！（她顯然是很厭煩的，還在用手在鼻前拂着，她的樣子比在第一幕憔悴，倦乏了些。頭髮和衣服都不見得整齊。）

她順手拿了一張報紙坐下來隨便翻看着。

錦文 隨着也出來了。他一手端着一杯酒，一手握一把花生豆兒，吃着。
（稍有一點酒意）我說，你怎麼的，跑什麼，怕我吃了你嗎？（逼近對方）

葆珍 人家悶死了，你才尋開心！（避開）

錦文 悶又有什麼辦法？得開心時且開心，我告訴你，這個年頭兒！（又逼近）
葆珍 去你的，這酒味兒我受不了！

錦文 哈哈，這傻瓜！酒才是好玩意兒呢。要沒有它呀，哼，你才別打算我有這
樣精神。你也來點兒，包你立刻就悶，藥到病除，靈驗非常！

他將酒杯送到葆珍嘴前，她猛地一推，酒杯落在地上，嘩郎一聲，跌碎了。

祖章 （在右室裏）什麼東西打壞了？（他的聲音顯然沒有在第一幕那樣有力了。）

錦文 （忙解答）沒有什麼，我倒茶把杯子給掉到地上去了。（對葆珍低聲）你看，你看！

葆珍 我看，我看什麼，我的錯兒嗎？……

錦文 得，得，你嚷什麼？

祖章 （在右室裏）仲文沒有出去吧？

錦文 嗯，嗯，我不曉得，等我去問問。（到後門口）

老楊！老楊！

楊貴（在外）來着。

楊貴上

葆珍 你把大少爺打碎的杯子掃出去。

楊貴 怎麼的，又喝酒了？

楊貴轉身欲去拿東西來掃。

錦文 喂，別走呀。

楊貴 我拿條帚……

錦文 忙什麼呢？我有要緊的話給你說。

楊貴 您說。

錦文 二少爺出去沒有？

楊貴 早出去了，打早起來就出去了，還沒回來呢。

錦文 他今兒才是這樣的嗎？

楊貴 不，他回來的這幾天兒，差不多每天都這樣一早就跑出去了，要到吃飯的時候才回來。

錦文 他在外面幹麼了？

楊貴 大概沒有幹什麼。他同這村裏面兒許多人都談得來。大家也都喜歡同他談談。

錦文 你可知道，他們談些什麼來？

楊貴 這——這我可說不上，我沒有去聽。

錦文 你怎麼不去聽？

楊貴 嗯……

錦珍 這才笑話呢，他幹麼要去聽？

錦文 我……

葆珍 別廢話了吧！（對楊貴）快給掃出去。

楊貴下去拿了條帚和簸箕上來把碎玻璃掃下去了。在這個時間內，錦文唱着：

錦文（唱）『……不由我牙根咬恨，罵一聲毛延壽，你這賣國的好臣，你……』

葆珍 得，得，我看你醉得可以了。老太爺今天剛好一點，你這麼瞎嚷，他回頭又該發脾氣了。

錦文

葆珍 喂，我給你說正經話。（倒一杯茶）

錦文（很倦乏似地）什麼正經話？

葆珍（送茶給對方）喂，我問你，你就打算老這樣待在這村裏了嗎？

錦文 不待在這兒，到那兒待去？

葆珍 | 瀋陽不去了？

錦文 工廠開不了門兒，待到瀋陽去幹麼？

葆珍 爲什麼開不了門兒，廠裏的機器都是齊全的。

錦文 說得那麼容易，沒有充足的流動金怎麼行？

葆珍 你不是說可以招股嗎？

錦文 是呀，我是那麼想的；可是我在瀋陽奔走了他媽的好幾天，都沒有肯幹。

葆珍 那你幹麼不去找殷家明多幫點兒忙呢？

錦文 找他！

葆珍 怎麼的，不可以找他嗎？這算什麼，你要怕找他，我來替你找他去，我不相信門不過他。

錦文 別吹了吧。

葆珍 這那兒是吹；他難道好意思不幫忙嗎，是他寫信催你回來的。

錦文 幫忙他自然會幫忙的；可是他那樣幫法兒，我可受不了。

葆珍 爲什麼？

錦文 他只會幫忙把我的工廠送給鬼子們。

葆珍 怎麼的？

錦文 他叫我讓鬼子們來投資。

葆珍 這還不好嗎，咱們就利用他們的資本來發展呀。

錦文 說得那麼便易。他們一跨進了咱們的工廠。還有咱們的分兒？你瞧，他們

那年「九一八」一跨進咱們東三省，現在東三省成了什麼樣兒？他們又要

跨進華北了，你就瞧着華北的樣兒吧！

葆珍 這可不能那麼說。

錦文 你不懂。讓鬼子來投資，倒不如乾脆賣給他們。

葆珍 也好呀。

錦文 可是（指右室）他老人家不幹，老殷也向我提過的，不肯讓他們來投資，就賣給他們得了。

葆珍 不讓他們來投資，又不賣給他們，那只好老停在那兒，讓上好的機器統統給腐爛完了。

錦文 我也是這麼說的；可是他老人家才特別呢，他說甯可讓機器完全爛完，也不願使鬼子們去得點好處。

葆珍 人老了，怎的這麼頑固！

錦文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他們造他媽的什麼飛機場，把咱們的祖墳都給挖走了，這他媽的誰受得了？

葆珍 ……………

錦文 你想，他老人家怎麼不氣？

葆珍 真是，那天剛一回到家，聽說祖墳給他們挖了，墳山上的大柏樹也都給砍光了，他就氣得臉發白，手直發抖。隨着就病倒了。

錦文 真他媽的倒楣，早曉得是這樣，還是不回來的好。「眼不見，心不煩。」

葆珍 現在已經回來了，總不能老這樣兒待下去，總得想個法子。

錦文 今天是……十三，對不對？

葆珍 對的怎麼樣？

錦文 今天賀明輔要來，等他來了聽聽瀋陽的情形再說。

葆珍 賀明輔可就是廠裏那個賬房先生？

錦文 唔。倦死了！頭也痛……（手拍着頭）

葆珍 誰叫你成天手不離酒，酒不離口。在北平嘛，成天抱着一份報躺着？回來，報不看了，可換上酒杯了。

錦文 在現在，酒杯比報紙好了。

有人敲大門聲。一會兒就有開門和關門聲。

仲文（在外）老楊，到這兒來，我問你一件事兒。（說着走上）

錦文 你到那兒去來？

仲文 沒有到那兒去。

葆珍 爸爸叫過你。

仲文 叫我幹麼？（說着進右室去了）

楊貴上。

錦文 老楊，倒杯茶給我喝。

楊貴送茶。

仲文復上。

錦文 爸爸怎麼樣了？

仲文 比前幾天好多了。

葆珍正往左室走去。

仲文 喂，老楊，我問你一個人……

葆珍 停步。

楊貴 是。

仲文 村前駐的保安隊裏，有個姓劉的你還認識嗎？

楊貴 啊，那位劉先生嗎？認得的。從前咱們在瀋陽的時候兒，他不是常給二少

爺一道玩兒嗎？

錦文 誰，是不是那個叫劉潛生的？

仲文 就是他。我剛才看見他，他想招呼我，我一下溜開了。

錦文 他現在怎麼跑到保安隊裏去了？這真想不到。

仲文 一個人真變得快！

錦文 再變得快也不能一下變成個漢奸！

仲文 他父親還是給鬼子弄死的。

錦文 那他現在這樣更豈有此理了。

楊貴 自從你們回來了，就常來咱們外邊兒走動；他碰着我的時候，還常問起二少爺呢。

仲文 問我？問我什麼了？

楊貴 也沒有問什麼。問您在家幹什麼……

仲文 (忙插入) 你怎麼告訴他的？

楊貴 我沒有告訴他什麼。

仲文 你說，你怎麼告訴他的？

楊貴 我只是說您在家裏沒幹什麼，看看書玩兒。

仲文 告訴他沒幹什麼就行了，幹麼還要告訴他我在看書。

楊貴
……

葆珍 告訴他看書，怕什麼呢，又不是看違禁的書。

仲文 (看葆珍一眼)……

錦文 你們什麼人不好談，偏要去談這樣一個混帳王八蛋。

有人敲大門。

楊貴 我開門去。

仲文 這個時候兒誰來？

開門聲。

楊貴 (在外) 沒有在家……沒有在家……給你說不在……你這個人怎麼的……

(說着，追着劉潛生上。)

潛生 (在門口) 對不起，冒昧得很。我姓劉名叫潛生。好幾年不見了，仲文你

還認識我嗎？

仲文 嗯—— 嗯—— 不大—— 請坐。

潛生（走進來）你比從前高多了。

仲文 是的。

楊貴送茶。

錦文悄悄溜進左室去了。

雄雞在外面院子裏啼叫。

葆珍（對楊貴）桂媽的飯燒得怎麼樣了？（沒有等回答就各自從後門退下去了。）

楊貴也退下來了。

台上靜默了一會兒，只聽見外面的雄雞高叫。

潛生（拿着茶杯，望着對方神秘地微笑着）你怎麼的，我看你有點怕見我們的？

仲文（勉強地）笑話，我幹麼怕見你？

潛生 你不怕我？你看看（顯示自己，好像要威脅對方似的）。

仲文 （冷笑）哼！

潛生 你今天可在我的……（向對方作把握的手勢，並點頭。）

仲文 我又沒有什麼短處在你手裏。

潛生 不見得吧？你一回來，我就注意你老兄了。

仲文 注意我又有什麼用？

潛生 有的是，我可以到上面去請償呀。

仲文 什麼償？

潛生 這還用問嗎？

仲文 （狠狠地望着對方）……

潛生 你有什麼話給我說沒有？

仲文 我有什麼話給你說？

潛生 比方說給我……

仲文 笑話！我來求你？

潛生 這有什麼關係呢，咱們都是老同學，老朋友，我總還可以幫點忙呀。

仲文 你幫不幫。干我什麼？

潛生 那我就不幫忙了！

仲文 隨你的便！

潛生 不過咱們總算是老朋友……

仲文 別把老朋友掛在你的嘴上給沾污了。

潛生 我看，仲文……

仲文 廢話少說，你愛怎麼就怎麼吧！

潛生 你又何必賭氣呢？求求我……

仲文 笑話，我賭什麼氣？我根本沒有什麼求你的。

潛生 不見得吧？你應該求我。

仲文 我應該求你把你，那顆漢奸的心挖出來，扔給野狗吃掉它！

潛生 漢奸的心是什麼樣兒的，我倒很想知道，請你來給我挖出來看看。

仲文 廢話少說，你究竟想幹麼？

潛生 這還用問嗎？好，咱們就走罷。

仲文 （昂然地）上那兒去？

潛生 （走過去握着對方的手很感動地），仲文，你！……

仲文 （莫明其妙地）怎麼？

潛生 （熱情地）我真！

仲文 （驚異）你怎麼的？

潛生 這還用問嗎？

仲文 你這個樣，我真——真不明白。

潛生 你真不明白？那麼我來告訴你，你相信嗎？

仲文 能讓我相信，我當然相信。

潛生 你一定能相信我，我能讓你相信我。

仲文 究竟是怎麼回事？

潛生 我來告訴你。你坐下。我父親慘死，你大概聽說過吧？

仲文 聽說過。

潛生 我父親慘死後，我的情緒更高，同時又沒有什麼牽掛了，我就很想痛快地幹幹；可是，因為向來是不努力的，後來就漸漸給那些朋友們生疎了。等我想出來幹時，朋友們都找不到了。

仲文 你同村子裏的那個桂光義呢？

潛生 他？等一等我會談到他。我沒有辦法，有一天我意想天開。

仲文 什麼意想天開？

潛生 我想打入他們裏面，也很可以作些事情。從裏面兒給爛起來，將來有機會也好內外夾攻。對不對？

仲文 唔。

潛生 我好不容易才打進去了。一進去，才看見那裏面有好些人都是可以組織起來的。單是我們這一隊人裏面，就有三分之二給我弄得很好的了。只等機會一到。

仲文 單是你們這些人，要沒有羣衆，也難做出什麼來的。

潛生 那是當然的。我告訴你，這個村子裏的老百姓們，都很有辦法，因為鬼子們壓得太厲害，同時離這裏不遠，就有好幾處義勇軍。

仲文 是嗎？

潛生 你剛才提到的桂光義就在這裏不遠。聽說他帶了好幾百人。

仲文 是嗎？

潛生 唔。只是他們都有一個大缺點。

仲文 什麼缺點？

潛生 軍械太不充足了。

仲文 那是的。

潛生 所以我們現在是個好機會。

仲文 怎麼的？

潛生 我們那兒現在堆了不少的槍械子彈，這裏周圍的小地方都由這裏運送去。

要是這個村子一得手，不但可以弄到許多槍械子彈，並且還可打擊鬼子們

在這周圍的活動。

仲文 那你爲什麼不給老桂通消息，連絡呢？

潛生 沒有一個他相信的人去，我又不能去。

仲文 喂，我問你，你所說的話都是真的嗎？

潛生 仲文，你真的還不相信我？我開頭那樣，一方面是你開玩笑同時也是想試探你。

仲文 真是這樣麼？

潛生 你要還不相信我，那簡直……簡直……我可以馬上砍下兩個指頭來表白……

——（抽刀）

仲文 幹麼，你發瘋了？

潛生 你還不相信我，那我……

仲文 我相信你了……

潛生 真的嗎？仲文……仲文……（高興極了）

仲文 別孩子氣了，我們商量點正經事。

潛生 好的，好的。

仲文 這村子裏的人，我已經談過不少了。他們都像是一池火油，一堆乾柴一

樣，只要一點火，馬上就大燃起來！

潛生 那是的！咱們還得趕快，聽說不久還會有隊伍開來駐在這兒，因為周圍的義勇軍很活動，這裏又是個重要的地方。

仲文 這樣好不好？我馬上就想法到老桂那裏去！

潛生 那好極了，他準能相信你！

仲文 你就好好地準備着，等我的回信。

潛生 好，就這麼辦。那你趕快去。我去了。

潛生下，仲文送下。

錦文 （在左室）葆珍，葆珍，倒杯茶給我。

等了一會兒。錦文上。

●錦文 鬼都沒有一個！（自己去倒茶喝）噯呀。真他媽的……

葆珍跑上

葆珍 你聽見他們談什麼沒有？

錦文 誰談什麼，鬼都沒有一個？

葆珍 我看見二弟同那個人很要好似的。

錦文 要好就要好吧。

葆珍 我看二弟也有點兒改變了。

錦文 改變就改變吧。

葆珍 你這個人真是，給說話，你老是這樣陰陽怪氣的。

錦文 那就別給我說話好了，誰叫你給我說話？

仲文上

葆珍 客人走了嗎？

仲文 走了。

外面敲門聲。一會兒楊貴領着周大叔上。

楊貴 周老爺來了。

仲文 啊，周大叔，請坐，請坐。

大叔 老二，長成大人了嘛。（頗感興趣地打量着仲文）

錦文 您有兩三年不見他了，那……

大叔 時候兒過得真快！（注意到錦文）你！你大人不舒服嗎，錦文沒有什麼。

葆珍送茶。

葆珍 大叔，請喝茶。

大叔 謝謝。

葆珍進左室去了。

大叔 你們父親的病可好些了？

仲文 今天好多了。我去告訴他，您來了。

大叔 要是還沒有……就不必驚動他了。

仲文 不要緊，不要緊（下）。

大叔 景文你們在北平待着還舒服吧？

錦文 舒服什麼，還不是那樣兒。

大叔 總比待在咱們這兒強，不至於受鬼子的氣。

錦文 也不見得。

大叔 我真不明白，幹麼老讓鬼子這樣橫行霸道，老不見咱們××出來管一管？

錦文 根本就管不了嘛。

大叔 不見得，不見得。你看，各地那些零零碎碎的義勇軍，鬼子還沒有辦法呢

，要是有大軍開來，那……

錦文 大軍又有什麼用。

大叔 你不能這麼說。我敢相信，只要關內有大軍開來，咱們這關外的老百姓準

會馬上起來響應。

錦文 不見得吧？

大叔 你是久不待在這兒了，不曉得啊。現在比「事變」以前更不同了，更沒法活了！這樣的活罪，那個老百姓不痛恨？我告訴你，真沒法忍受了！我這
個快死的人還……

祖章 （仲文扶着他上來）誰快死了？

大叔 （忙上前去，熱烈地）啊，可見到你了！

祖章 你還是這麼結實？

大叔 還結實呢，這兩三年來，差點兒沒給氣死！

祖章 真他媽的氣死人！祖墳都給他們挖了，這還了得！

大叔 這般畜性，真他媽的！

祖章 我真不懂，挖我們的祖墳，霸佔我們的田地，強奸我們的妻女的畜牲，不

給趕走，反倒讓牠待在我們家裏，像貴客一樣招待牠，生怕得罪牠！

大叔 可不是！真是怪事兒。

祖章 我看，老照這樣下去，中國不全給鬼子搶去，那才是怪事兒。

仲文 不會的，絕不會的。

祖章 有你說的！

錦文 我看中國準給鬼子完全霸佔去。（滿不在乎的樣子）

祖章 放屁！

仲文從右門下。

大叔 你現在還吃藥嗎？

祖章 不吃了，有什麼用！

大叔 我看你也不必太那個了，身體要緊。俗話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祖章 他媽的，墳山上那麼大的幾顆柏樹，總有百多年了，也給他們砍了。

大叔 他媽的，爲了旁邊兒這個飛機場，不知挖去多少祖墳呢！

祖章 （突然）我要去看看。

大叔 到那兒去？

祖章 到墳山上去。

錦文 已經變成了飛機場，還有什麼可看的！

大叔 對了，我看你剛病好，還是……

祖章 不行，我非去看看不可，我一回來就想看的，但是給病倒了。

大叔 過些時再去看好了。

祖章 不行，我待不着。（對大叔）你陪我去，順便請你看看這一帶還有什麼風

水好的地方沒有。

大叔 好的，好的。不過……

外面鼓門聲

祖章 誰來了？

葆珍上。

一會兒，楊貴領着賀明輔上。

錦文 啊，是你來了？

明輔 是的。老太爺，您好！

祖章 瀋陽近來怎麼樣？

明輔 還不是那樣。這位……（望着大叔）

錦文 啊，我來介紹，介紹。這是周大叔，這是瀋陽廠裏的賀明輔……先生。

明輔 您好？

大叔 好說，好說。

錦文 廠裏的事情怎麼樣了？

明輔 等一會兒股家明先生要來。

錦文 他來幹麼？

明輔 還不是爲廠裏的事情。他一定要同我一道來，他到保安隊那兒去打一轉就來的。

葆珍忙到左室去了。

錦文 他死心眼兒地要給鬼子拉這筆買賣？

祖章 這可不成呀，我甯可停在那兒讓機器朽爛，也不能交給鬼子！

明輔 是的，是的，不過這樣總不是個辦法。一切工廠收歸國辦，這是命令……

祖章 收歸國辦？

明輔 是啊，大家全照辦啦！

祖章 哼，我可不相信！

錦文 我看，爸爸……

祖章 你看，你看什麼，把什麼都交給鬼子完事，是不是？

錦文 ……

祖章 挖你祖墳的人，你還給他講買賣！（對大叔）走，咱們走！

葆珍上。還在整理自己。

葆珍 （對錦文）你得陪爸爸去，他老人家病剛好。

祖章 不要。就在這旁邊兒，沒有多遠兒。

葆珍 多一個人總好點兒。去呀（催錦文）。

錦文 好吧。明輔咱們一道出去走走。

祖章大叔錦文明輔下。

葆珍高高興興地打扮自己。收拾屋子。坐立不安。過了一會兒。

楊貴 （在外面）都出去了，只有少奶奶在家……請裏面兒坐。

葆珍 （聽見有人來了）他來了。（忙跑進左室去了）。

楊貴領殷家明上。

楊貴 少奶奶，殷先生來了。

葆、（在左室內）那個殷先生？（說着走出來）啊，我還當是誰呢，原來是這
個殷先生。

家明 錦文不在嗎？

葆珍 有很久不見了。

家明 總有兩三年了吧。

楊貴送了茶和烟，就下去了。

葆珍 這幾年怎麼樣，得意吧？

家明 還不是鬼混。

葆珍 你說要到北平去，怎麼一次也沒去過？

家明 想是想去，可是總走不開。

葆珍 當然了，怎麼走得開呢，人家纏得那麼緊。

家明 笑話，誰纏着我？

葆珍 當然是漂亮的姑娘了。

家明 那有你漂亮。

葆珍 我算什麼。

家明 你確實比前更有風韻了。

葆珍 是嗎？可是已經半老了。

家明 那有什麼要緊？

葆珍 一個女人在人家眼裏覺得老了，還能說不要緊嗎？

家明 人總歸是要老的。

葆珍 不錯，人總歸是要老的，所以你現在……

家明 現在怎麼？

葆珍 現在該去找年青的姑娘了。

家明 誰對你說的？

葆珍 我老了，當然……

家明 誰對你說的？

葆珍 你自個兒說的。

家明 ……………

葆珍 你剛才不是說她沒有我漂亮嗎？至少總比我年輕。

家明 得，得，咱們談點正經話吧。（表示親近了）

葆珍 什麼正經話？

家明 聽說你們的工廠，錦文既不願××人來投資，又不願賣給他們，是不是？

葆珍 是的。

家明 你該幫幫我的忙，勸勸錦文，賣給他們算了，停在那裏有什麼用？

葆珍 這對你有什麼好處？

家明 這還用說嗎，我作中間人，大可以……（作抓一把的手勢。）

葆珍 這就是你的正經話？

家明 那當然了。

葆珍 你沒有旁的正經話了？

家明 還有什麼比這更正經的。你要幫忙把這事弄成了，我一定要重重地謝你。

葆珍 謝謝你，我那兒成？

家明 得，得，別這樣了，這點兒交情都沒有嗎？

葆珍 （冷笑）交情！

家明 你能說我們沒有特別的交情嗎？

葆珍 你得了吧，還有什麼正經話沒有？

家明 沒有了。

葆珍 喂，我問你一句話，你要老老實實地回答我。

家明 你問好了，我什麼時候兒對你不老實過？

葆珍 你幹麼現在對我這樣冷冰冰的？

家明 是嗎，我並不覺得？

葆珍 是你冰人家，又不是人家冰你，你當然不覺得了。

家明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這次來，什麼東西都沒給你帶點來，真該打，真該打。

葆珍 笑話，我又不是小孩子！

家明 （靠近去安慰對方）得，得，算我不是。

葆珍 （很感傷似地）人家死心兒對你。你才……（眼淚快流出來了）

家明 我沒有對你怎麼樣呀？

葆珍 說了到北平去，等了幾年也沒見去。

家明 我不是常寫信來，還寄相片來嗎？

葆珍 回來了這許久，也不來一趟……

家明 我這不來了嗎？

葆珍 來了，誰知道你是爲什麼來的。

家明 也是爲你來的。

仲文從右室出來，他挾着包袱，拿着根手棍。

仲文 啊，般先生，你在這兒。（望了他們一眼，匆匆地下）

葆珍 這個鬼東西還躲在房裏呢。

家明 你怎麼不早告訴我一聲。

葆珍 我也忘了他在這裏。這怎麼得了？我以後還能在這裏待下去嗎？那個鬼東

西準會宣揚出去的！這怎麼得了！

家明 （沉思着）……

葆珍 你怎不作聲？你倒不要緊，只害我……把我害到這步田地，你還……（委曲得快哭出來了）

家明 難過又有什麼用？

葆珍 我是沒有辦法的，看你怎麼辦？

家明 不要緊，我自有辦法，我早就看那小子不順眼了。

外面人聲。葆珍忙進內室去了，一會兒景文與大叔扶着祖章上。明輔跟上。

祖章 真他媽的氣死人，看都不讓看一看！

家明 大伯，什麼事，出去玩兒來嗎？

錦文 啊，你來了，對不起得很，讓你一個人兒在這兒。

家明 那兒的話。

錦文 請坐。

家明 我今天的來意，賀先生大概已經告訴你了。

錦文 是的，他對我提過了。不過……

家明 你的意思很對，同他們一塊兒作事是很難的。不過就這樣老讓工廠停在那兒也不是個辦法。所以我爲你們打算，湊「上頭」要收歸國有的時候，還不如乾脆賣給他們，弄到手一筆錢，還可以作點旁的活動。

錦文 他們肯出多少錢？

家明 他們出價本來是很低的；不過經我再三交涉的結果，大概肯出到三萬塊錢什麼，三萬塊錢？請你算算：廿部大車床六部小車床，十部鑽床，一部發動機，都是「西門子」牌子的，單這點兒東西已經不只值兩個三萬塊錢了。

家明 那當然不能照你原來的價錢算。

錦文 那自然，不過也不能相差得太遠。

家明 總比保留在那兒朽爛，一個錢拿不到手強呀。

祖章 （本來在那裏喝茶，耐着性子聽着）殷先生，請你不要再談這事了，好不好？

家明 本來你們一定不幹，與我有什麼相干？我不過是看錦文多年的交情，想爲你們出點兒力！

祖章 你的好意我當不起！

家明 這倒沒有什麼，不過有件事情我在朋友的分上，不能不提醒你們一下。

祖章 什麼了不得的事？

家明 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得。

錦文 什麼事？

家明 你們也許不高興聽。不過我不能不告訴你們。

錦文 你說，什麼事？

家明 其實你們自個兒也該明白的。

祖章 明白什麼？

家明 現在這兒是什麼人的天下，你們總不能說不知道吧？

祖章 知道了又怎麼樣？

家明 知道了就應該馬虎一點兒。

祖章 馬虎不馬虎，用不着你管！

家明 我當然犯不着來管。

祖章 不管，你就不用管好了！

家明 （望着祖章冷笑）好吧，不過……

祖章 你不用再囉唆了，我告訴你，我絕不能同那挖我祖墳的鬼子講交易；你這樣的人也不要到我家來走動！（進右室去了）

家明 （望着祖章冷笑）老太爺！這兒是瀋陽！

錦文 家明真對不起，他老人家……

家明 不用提了！再見。（轉身就走）

錦文 （忙抓着家明）你這樣走了，我心裏……

祖章忙跑出。手裏拿着一封信。

祖章 （慌張）仲文這孩子跑了！快追去！

錦文 跑到那兒去了？

祖章 誰知道！快叫人追去！

錦文 上那兒追去？（轉身到後門口）老楊，二少爺出去了多會兒了？

葆珍上

楊貴 （在門口）出去了好一陣了。

大叔 我看，關總是關不着的，只好隨他去吧。好在他……

祖章 真是「老馬不死，舊性在！」

楊貴退走了。

家明看清了一切，有了把握似地微笑着。他走到那垂頭喪氣的祖章面前去，欲拿過這封信來。

祖章（突然抬起頭來）你想幹什麼？

家明 想看看那封信。

祖章 你憑什麼？

家明 不憑什麼；不過看看你家二少爺到那兒活動去了。

祖章 你管得着！（將信撕成碎片）

家明 要管，也未嘗不可以管管。

祖章 你這……

家明 我再給你們說一次——最後一次：你們要答應把工廠賣給他們，那什麼事都好辦；不然的話，你們在這兒，恐怕……

錦文 爸爸，我看……

祖章 （對錦文）你這沒出息的！（對家明）隨你的便，你這漢奸，不要臉的東

西！

家明 你不要後悔！你罵好了，你罵好了……

祖章 罵你！我還要揍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呢！（拿起手杖撲過去）。

錦文和大叔阻止着祖章，手杖還高舉着，家明作閃避狀，明輔和葆珍不知所措。

幕

第三幕

景同第二幕。不過在條案上多供了一個大相框子，裏面裝有一張老太婆的照像；前面還燃着兩枝大紅臘燭，擺了一些祭品。

第二幕後一星期左右。黃昏時候。外面括着大風，一陣一陣地送來「呼，呼……」的風聲。

開幕時，那對大紅臘燭已燃去一小半光景。錦文和葆珍默默地坐在那兒。葆珍懶洋洋地在編毛線物。錦文深深地歎了一聲，懶洋洋地到棹前倒茶喝。

錦文 殷家明今天大概不會來了。

葆珍 這個可惡的東西，惟願他今天不來才好。

錦文 爲什麼？

葆珍 嗯，今天不是老太太死後的一週年嗎？（說着望了上方的像片一下）

錦文 是的。

葆珍 (望右室一下) 老太爺已經夠難過了，再有殷家明那傢伙來糾纏，他老人家豈不更……

錦文 (點頭) 那是一定的。不過殷家明特地要賀明輔寫信給我，說今天準來的。

葆珍 天快黑了，許不會來了。

錦文 今天不來也好。

葆珍 今天不來，說不定他明天來，後天來，他總會來的。可是老太爺還病着，怎麼經得起殷家明那傢伙再來嘔氣？

錦文 真的，前次他同爸爸衝突了回去，這一星期內，那傢伙不知又想出些什麼詭計，我真怕！

葆珍 只顧怕也不行呀。總得想個辦法兒。

錦文 有什麼辦法可想，自個兒有知處在人家手裏。

葆珍 (一驚) 什麼短處？

錦文 你還不知道？

葆珍 知道什麼？(頗爲不安)

錦文 咱門家裏的短處。

葆珍 (有點惱了) 我不知道什麼短處長處！

錦文 你也不在場嗎，怎麼不知道？

葆珍 過去的事，誰記得那麼許多？

錦文 不過是一星期前的事情，怎麼就會記不得了？

葆珍 (一想) 我沒有你的記性好！(起身欲走)

錦文 別走呀，咱們商量商量怎麼對付，要是殷家明那傢伙來了。

葆珍 (走着) 隨便你怎麼對付，我管不着。

錦文 唉，咱們這位二少爺害人真不淺！

葆珍（停步，注意聽）……

錦文 他要是不幹那樣勾當，或是沒給殷家明那傢伙知道，我也用不着怕，也好對付一點兒。

葆珍 你剛才說的什麼短處，就是指這個事情嗎？（說着走上前去）

錦文 除了這個事情，咱們還有什麼短處在殷家明手裏呢？

葆珍 那是的。（放心了）

錦文 要是老二不去幹那樣的勾當，咱們沒有短處讓殷家明那小子抓着，我他媽的，狠了心，真不怕他。咱們沒犯什麼法，咱們怕誰？

葆珍 說得是，賣不賣，要人家高興呀。

錦文 現在可不由你不高興了，老二幹了那樣的好事！要是咱們咬定不賣，那殷家明肯甘心，不去告發？這樣一來，咱們全家都沒命了！

葆珍 可不是！

錦文 只怪老二，只怪老二！不然，我也用不着這樣爲難了。

葆珍 我看，你這樣發急，也是沒有用的，總得想個法子對付過去才行。

錦文 有什麼法子好想？

葆珍 我看，工廠的事，就答應殷家明那傢伙得了，三萬塊錢就三萬塊錢。總比一個錢沒有的強呀。

錦文 老實說，我也是這麼想的。不過，老太爺不答應；三萬塊也太低了，真有點不甘心。

葆珍 還顧得那麼許多。有這筆錢咱們可以到關內，舒舒服服地過他一輩子了；免得在這兒活受罪！

錦文 話是不錯；可是他老人家……

葆珍 你看這麼辦好不好……

錦文 怎麼辦？

葆珍 你到瀋陽去同殷家明那混蛋談判，能多點兒固然好，不能，就三萬塊錢賣掉算了，不讓老太爺知道。回頭咱們再給老人家說，老二當了義勇軍，咱們一家人都危險，待在這兒反正沒有好處，咱們犯不着給鬼子提去斬頭。

錦文 (點頭) 話是不错，可是他老人家那股固執勁兒，……(搖頭)

葆珍 我看他總不會固執來腦袋都不要了。

錦文 這可難說；你瞧老二，幹那樣的事情，不是要送命的嗎？可是他才不管，偏要去幹，就有這樣固執的人嘛。

葆珍 你不能那麼說，依你的，不這樣，又怎麼辦呢？

錦文 我倒不是說你這個法子不可以試一試，反正現在也沒有旁的法子。

葆珍 你才知道？

錦文 再說，老太爺病着，殷家明再來咱們家裏打麻煩，實在不好……

葆珍 別只顧說，得作呀。快寫封信給殷家明那混蛋說你馬上就去瀋陽……

錦文 怎麼能馬上去，至早也得明天。

葆珍 明天就明天；你快寫信去；去遲了，他追了來，又是麻煩事兒。快寫，快寫！再別要他上咱們家裏來。

錦文 你燈也不給點上，怎麼寫？

葆珍忙去掉上點燃煤油燈。

錦文 唉，真是麻煩事兒！

葆珍 活着總歸是有麻煩的。（打毛綫）

錦文正預備寫信。突然外面大門上送來敲門聲。

錦文 （放下筆）他來了嘛。

葆珍 誰來了？

錦文 殷家明呀，還有誰呢？

葆珍 這怎麼辦呢？

錦文 糟糕，糟糕，

開門聲。

錦文 你看怎麼辦？

葆珍 有什麼辦法，只好聽天由命。（起身向左門走去）

錦文 別走呀。

葆珍剛要跨進房時，後門被推開，現出仲文和一農民裝束的健壯的男子，約有廿餘歲。楊貴也在那裏。

錦文 是你呀！

仲文 （扶進農民）爸爸好嗎？

錦文 好！差點兒沒給你氣死！（很不高興對方）

仲文 （笑了一笑）嫂嫂，勞駕給我點乾淨的白布。

葆珍 幹什麼用？

仲文 這位朋友的腿給打傷了。

錦文 怎麼打傷的？

農民 剛才來的時候……

錦文 什麼，他們看見你們了？

仲文 （對葆珍）勞駕快點兒。

葆珍下

仲文 （對楊貴）你去吧，老楊！沒有你的事，大門不要關，我還要出去。

楊貴 是。（下）

錦文 你還跑回來幹什麼？

仲文 回來看看。

錦文 看看！

葆珍拿着一條白布上。

仲文接過那白布來，紮農民的左腿。

仲文 痛得很吧？

農民 不要緊，這算什麼！

錦文 喂，你們究竟到這兒來幹什麼的？回頭給他們發覺了，可不是玩兒的。

仲文 不要緊。

錦文 你們不要緊，我可吃不消；還有爸爸病成那樣，你還要……

仲文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向右門走去）

錦文 （忙去阻止）……

仲文 幹麼？

錦文 我問你，你還走不走？

仲文 不走，待在家裏幹麼？

錦文 還要走，那你就不要去看他。

仲文 爲什麼？

錦文 免得回頭又使他難過。你要知道他是個病人。

仲文 (思考着) 你這話也對。本來我是沒有打算回來的；可是他受了傷，得安置到一個地方歇歇；同時，我也想告訴你們一聲，今晚……

錦文 今晚怎麼樣？

農民 (故意咳一聲) ………

仲文 (轉眼望農民) ………

農民 (向仲文使了個眼色，禁止他說) ………

錦文 你們今晚上要鬧什麼亂子嗎？

仲文 沒有什麼。

錦文 沒有什麼，你們跑來幹麼？

仲文 (有意扯開) 爸爸的病究竟怎麼樣了？

錦文 你別瞎扯！你們究竟是來幹什麼的？

仲文 你不要管。

錦文 我怎麼能管你：要是能夠管一管，現在咱們家裏也不致於弄到這步田地！

仲文 弄到怎麼樣的田地？

錦文 你還問呢！給人要挾；說不定還會家破人亡呢？

仲文 這怎麼能怨我，只怪……

錦文 不怨你怨誰？都是你幹的好事，都是你，都是你！

葆珍 別大聲嚷呀，把老太爺……

祖章 （在右室內）你們在嚷什麼？

葆珍 你看，你看！

祖章 （在右室內）錦文你來扶我起來，我要起來坐坐。

錦文 （對仲文）你頂好是快點兒走吧！（從右門下）

農民 咱們走吧。

仲文 (向後門移動了幾步，又停下來望了一下右門躊躇着)。

錦文 (在右室內) 剛好一點兒，不要出去。

祖章 (在右室內) 不，我要出去坐坐。

仲文 (轉身就往外走)……

祖章 (出現在右門口，見有人) 誰，是誰？

仲文 (停在後門口。慢慢地轉過身來，望着他父親，有點怯狀。)

祖章 (很情感地) 是你，仲文。(忙走出來)

仲文 是我，爸爸。(忙走上前迎着對方)

錦文和仲文扶祖章坐下。

祖章 仲文你這幾天怎麼過的？(撫摸對方) 穿這點兒衣服不冷嗎？

仲文 不冷。

錦文（顯然是不以祖章爲然；退到一旁去了）……

祖章 想不到你今天會回來，還記得今天是你母親死後滿一週年。

仲文（這才想到，不覺有點慚愧似地，轉眼望着那像和臘燭，低下頭默默地走上前去，緩慢地行了三鞠躬）。

錦文（在一旁冷笑）……

祖章 唉，就有一整年了！一整年還沒有入土！

仲文 爸爸，我看還是隨便找個地方，把媽媽和祖父祖母及其他的人安葬了算了。

錦文 說得那麼方便！

祖章（恨恨地）他媽的……王八羔子……連祖墳都給挖了！人死了連葬身之地都沒有！

仲文 爸爸，過去的事，不要太難過了。

祖章 什麼，過去的事，挖你祖墳的事情你能不難過，你能給忘去？

仲文 當然不能忘去。……

祖章 不忘去，你能不難過？

仲文 老難過又有什麼用處呢？咱們得……

錦文 我說，二少爺，你就得了吧！你給咱們的苦頭，已經夠受了！

仲文 我給了你們什麼苦頭？

錦文 你把咱們一家人陷在虎口裏了！

仲文 要說陷在虎口裏，那咱們東北早給那般不抵抗的孫子投到鬼子的虎口裏了。咱們也是東北的一家，那能逃掉？這怎麼能怨我？

祖章 沒有人怨你。

仲文（對祖章）您沒有聽見哥哥說嗎？（對錦文）就算我不去作現在這樣的活動，完全作個「××國」的順民，甚至根本就沒有我這個人，他們還不是照樣挖你的祖墳，霸佔你的田地，工廠要收歸國有；你能說這都是因為我

的關係？

錦文 我也沒說咱們祖墳被挖，田地被霸佔，是因為你的關係，我只是說你幹那樣的勾當，在現在和將來就會連累到家裏。

仲文 其實你只應該怪那些不抵抗者和漢奸，因為咱們現在所受的活罪，都是他們和鬼子們給咱們的。

祖章 可不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時候兒到了，他媽的，才不用！這到現在如果咱們還不起來抵抗，那以後的活罪還會厲害好幾倍呢！你別作夢，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有好日子給你過！什麼「共存共榮」，「王道樂土」，還不都是狗屁！

錦文 你向我發這麼大牢騷有什麼用？

仲文 不是什麼牢騷不牢騷；事實是這樣的。咱們東北已經讓給人家好幾年了；在這幾年以內，咱們東北的人民過的是什麼日子，一村一村地被屠殺，搶

竊，奸淫；一個一個的中國人，不是監禁就是活埋，斬頭，無家可歸，無飯可吃的人不知有多少，多少！

祖章 竟弄到這步田地！

錦文 有什麼法子！

仲文 沒有法子！難道咱們就甘心這樣服服貼貼地等死？狗，你把牠追急了，牠也還要回過頭來咬你；豬被殺，牛被宰的時候兒，牠們也還要反抗，掙扎一下；咱們是人，咱們是個有長遠光榮歷史的民族呀，能服服貼貼地讓那般強盜們宰割嗎？

祖章 真是他媽的強盜，強盜！

仲文 強盜到了咱們家裏，咱們能讓他老待着，吃咱們的肉，喝咱們的血，咱們一味地忍受？

錦文 不忍受，你又有什麼辦法？

仲文 忍受是辦法嗎？咱們中國已經忍受了這幾年，結果怎麼樣？不過是使敵人更大胆，更急切地來奪取華北華南，整個的中國！所以咱們不願作亡國奴，就得起來幹，非趕走那般強盜誓不休！

錦文 這，我比你明白，你用不着向我吹了。

仲文 這那裏是吹！關外關內，成千成萬，無數無數不願作亡國奴的人，都在那裏前撲後擁地反抗，一天比一天厲害！

錦文 好，好，好，厲害，厲害，我不敢給你說了。

仲文 這有什麼敢不敢的。

錦文 不給你說了，算你……

祖章（對錦文）吵什麼呢！（對仲文）仲文，你說，咱們真拼得過鬼子們嗎？有什麼拼不過的，只要人人都願意拼。

錦文 好一個煽動家，連自個兒病着的父親也來煽動了。

仲文 你這是……

祖章（對錦文）你不要着聲好不好？（對仲文很同情又很擔心地）可是，孩子，你千萬要當心呀！

仲文（很感動地）知道，爸爸，你放心好了。

祖章 我是活不了多久的了……我是完了……可是你們……（說不下去了）

仲文 爸爸，你怎麼說這樣的話？

祖章 我死了也忘不了那挖我祖墳的鬼子……我變鬼也要報這個仇，雪這個恨！
（憤激到了極點）

仲文 爸爸，不要太興奮了！

錦文（以一種怨恨的眼光望着仲文）……

仲文 進去躺一躺吧。

祖章 不要，我躺夠了，坐坐也好。

仲文 我該走了。

祖章 你到那兒去？

仲文 到外面去一下。

祖章 還回來嗎？

仲文 嗯，回來的。

祖章 快點回來呀。

仲文 就是。（對農民）你就在這兒待一待，等我回來了再說。

農民 好吧。

仲文 回頭見。（急下）

祖章 唉，這孩子！

錦文 爸爸，我看，老二這樣，咱們一家人都很危險……

祖章 危險又有什麼辦法呢？難道叫咱們給挖咱們祖墳的人去叩頭，去要好嗎？

錦文 要好當然犯不着；不過「量力而行」總是應該的。咱們不能把雞子兒往石頭上碰。

祖章 照你這麼說，咱們的祖墳被人挖了，是活該的，一聲兒也不能響，只怪自個兒沒有用？

農民 我看，咱們不見得就是雞子兒，鬼子也不見得就是石頭。「一二八」，在上海咱們不是同他們碰過一下嗎？實在說起來，並不見得碰不過他們。

祖章 真是，那一次，要是全中國的人都起來，鬼子真會吃不消！

農民 就說咱們東北的義勇軍吧，這幾年來也使鬼子們損失不小呀，他們也把咱們沒辦法。真是，只要……

外面有人聲。

錦文 不要着聲？好像是殷家明……（傾聽）真是他，你快躲起來！（把農民推進他的房裏）

葆珍 千萬不要着聲呀！

錦文和葆珍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

般家明同賀明輔上。

錦文 啊，家明兄，可來了。

家明 對不起，來晚了。老伯，好？

祖章 （不理睬，起身欲走，錦文忙去扶他進房）

家明 （滿不在乎地笑着。拿烟抽。）……

錦文 （又出來）怎麼這樣晚才來？

家明 討厭事情太多了。咱們快點兒來談談吧，我得快走，還有旁事兒等我呢。

錦文 你怎麼說？

家明 還不是舊話重提。

錦文 還是只出三萬塊錢？

家明 那當然了。我看，你就別再固執了。再拖一些時候，恐怕連這個數目都難有了。

錦文 不見得吧？

家明 你還在作夢呢，咱們是老同學，我才老老實實地告訴你。你應該放明白點兒。

錦文 這個數目實在……（搖頭）

家明 在我看，實在夠多了。你要答應了，簽個字，我馬上就付你錢，支票我已經帶來了。

葆珍 不可以多少加點兒嗎？

家明 不成，不成。我看你們就別這樣死心眼兒了吧。

葆珍 你才死心眼兒呢！

家明 不見得吧？你能說你不死心眼兒嗎？（譏嘲的樣兒）

葆珍（刺着痛處似地惱了）誰死心眼兒，誰死心眼兒？說話放明白點兒！

家明（滿不在意的樣子）明白得很。別的不敢說，這事可很明白。

葆珍 你明白什麼事？別在這兒胡謔！

錦文 喂，葆珍你怎麼的？

家明 她在這兒發雌風，哈，哈，哈……

葆珍 你笑什麼，有什麼好笑的，有什麼好笑的？

家明 笑都不讓人笑了，未免太……

葆珍 要笑，你出去笑！

家明 外面不太冷了嗎？

葆珍 冷死活該！

家明 怎麼一下就這樣的忍心了？

錦文（對葆珍）你今晚上怎麼的？

家明 真是，犯得着發這麼大的脾氣！

葆珍 你管不着，你是什麼東西！

家明 告訴你，說話當心點兒，別以爲我好說話！

葆珍 誰要給你說話！

錦文 得，得，得！（把葆珍推進房裏去了）。

家明 好大的脾氣！

錦文 對不起，真對不起！

家明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喂！閑話少說，你究竟答不答應？

錦文 （自言自語）他老人家怎麼辦？

家明 啊，老太爺還是不答應？好的，我來給他說。（向右室）老伯請出來，我有要緊的話給你談！

錦文 你別要給他談，他不會……

家明 我自有辦法，你不用管。

祖章到門口，錦文忙去扶他出來坐下。

祖章 什麼要緊的話？

錦文 其實也沒有什麼要緊的話。（對家明）我看家明……

家明 不要緊的……

祖章 怎麼回事？

家明 還是舊話重提，工廠的事情。

祖章 （動氣了）你還敢再來提這事？

家明 我有什麼不敢？（倒滿不在乎似地）

祖章 你再提，我就請你出去！

家明 請我出去倒是很容易的事情；再請我轉來，可就有點兒難了，你可要放明

白點兒。（漸漸陰沉下來了。）

祖章 謹請你轉來！

家明 作人，白個兒總應該放明白點兒。……

祖章 放你的屁！明白不明白干你什麼事？你明白，你明白當走狗，當漢奸！

家明 你說話當心點兒！你知不知道，你們一家子的性命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祖章 呸，你是什麼東西，我犯了什麼罪？

家明 還裝什麼傻子！

祖章 你這傻子，你這狗！你說，你說，犯了什麼罪？

家明 犯了私通義勇軍的罪，你家裏還有人當義勇軍！

祖章 當義勇軍也犯罪，虧你說得出口，你至少還作過幾十年的中國人；你的父

母，你的十八代祖宗都是中國人呀！你這……你這……（欲掙扎起來打對

方）

錦文 （上前去阻止對方）爸爸，爸爸，你怎麼的？今晚真有鬼，幹麼都這麼

大火氣！

正在這時，仲文突上。

仲文 怎麼回事？

家明 啊，好極了，你來得正好，久不見。（暗暗地拿出手鎗來，一下對準仲文逼上前去）走，到前面保安隊去！

仲文 （來不及取出身上的鎗，只好舉起兩手，後退）

錦文 （恐懼狀）家明你……你

家明 看你們還認得我姓般的

農民 （悄悄地出現在門口，一下衝到家明背後，抓着對方拿手鎗的那一隻手

。）：

家明與農民掙扎。

葆珍也出來了。

仲文（拿出手鎗，衝過去，對準殷家明將殷的手鎗奪下。）……

農民（將殷的兩手反背着，緊緊地握着。）……

仲文 把這小子捆起來！繩子！（望着錦文）

錦文（不敢去拿。避到一旁去了。）……

仲文 怎麼的？

葆珍（掃了錦文一眼；很快地去拿出一根長麻繩來交給農民）……

家明（恨恨地釘了葆珍一眼）……

農民（將殷家明的手脚都捆起來，推他去坐在一個凳上）……

仲文（對農民）老馬！那般狗東西像是知道了，外面正在挨門挨戶地搜尋。

農民 那咱們快走！

仲文 好的。

農民（指殷家明）這個傢伙呢？

仲文 帶他走。

家明 (可憐相) 你們帶我去，有什麼用呢？

仲文 嫂嫂，勞駕給拿點棉花來。

葆珍 幹什麼用？

仲文 (指殷家明) 給這小子吃。多拿點兒。

葆珍 到她房裏去了。

家明 (對錦文) 錦文，咱們是多年的老同學，老朋友，你就忍心讓你弟弟無緣

無故地把我給……這於你們也沒有什麼好處的。

錦文 仲文，我看……

仲文 別要多說，你要看清楚，他是個什麼東西！

錦文 我想，只要他……

葆珍 拿了一大團棉花上。

仲文（忙去接過那棉花來，走到殷家明身旁去，撕下一塊棉花來。）張開口！

家明 你這是幹什麼？

仲文 不要緊的，閉不死你。

家明 我不着聲就是了，請你免了吧！

仲文 來，老馬給他扒開。

他們正在那裏糾纏時，外面有人聲：『用不着都進去，我去看看得了。』

你們就等在這兒！

仲文（一驚）搜到這兒來了？

葆珍 你們快躲起！

祖章 快躲到我房裏去！

仲文和農民正預備走，三個武裝兵士上。

仲文（剛要舉鎗射擊，一看是劉潛生在內，又放下了）……

潛生 幹麼；是你回來了？

仲文 想不到吧？

仲文 放心了。殷家明像遇了救似的，也放心了。祖章錦文葆珍及農民可
很擔心。

家明 劉大哥，你來得正好；你看，這小子把我……豈有此理！

潛生 （故意開玩笑）你這是怎麼的，想玩什麼戲法兒嗎？

家明 別開玩笑了，快給鬆開，勞駕！

潛生 你這個樣兒怪好玩兒的，鬆開幹麼？

家明 得，得，得，你怎麼的？

潛生 你等一等，我給他談談。

家明 還給他談什麼，一齊給捉了，帶到保安隊去就是了！

潛生 是，是，您不要着急。

祖章錦文葆珍及農民都督着急的樣子。

家明 你先給我鬆開！

潛生 (對仲文) 今晚的事兒究竟怎麼樣了？

仲文 村外都佈置好了，只等我的三聲信號。

潛生 怎麼給驚動了那般傢伙？這可有點兒討厭。

仲文 不要緊，那般傢伙不會完全知道，咱們佈置得這樣周密的。

潛生 我告訴你，昨天新開了一排人來，真他媽的

仲文 不要緊，咱們的人也添得不少，多來一排人，多送咱們些鎗枝子彈，還不

好嗎？哈哈……

家明 這還了得，劉潛生你也敢……

潛生 有什麼不敢的，不願意作漢奸，作亡國奴！

家明 你原來是個奸細！

潛生 你罵我好細！你儼然就是個「××國」的大國民，不是中國人了，是不是
你這不要臉的……吓，吓……

家明 （大聲嚷）救命呀，救命呀！……

劉潛生雙手按着殷家明的嘴，可是他仍掙扎着叫喊。

仲文 （走過去對殷家明開一鎗，殷倒地）……

大家一驚。默默地望着死在地上的殷家明。外面跑上來兵士甲。

兵甲 有一隊鬼子兵往這邊兒來了！

潛生 你們都快點逃吧！

祖章 我不走，我死也要死在我的老家裏！

大家驚惶，又跑上來兵士乙。

兵乙 就要到了！

潛生 去叫弟兄們都退進裏面兒來，把大門堵上。不要先開鎗！

兵士四人下。

仲文 我去放了警號，咱們就衝出去吧（轉身就走）。

潛生（阻止仲文）不要忙。鎗聲給鬼子們聽見，那不糟糕？

仲文 不要緊，咱們馬上就衝過去，出其不意；反正咱們的弟兄們一會兒就圍上來的。

潛生 我看還是等一會兒。

仲文 等鬼子們來把咱們圍在這兒，可就麻煩了！

仲文下。外面接連發出三鎗聲。仲文又上。

仲文 ……（很情感地）爸爸！……

祖章 孩子，孩子……（快哭出來了）

外面稍遠處有鎗聲送來。一會兒鎗聲就在門外響了。

仲文 走，咱們衝出去！

仲文潛生衝下去了，農民也忙跟下。外面的鎗聲更密了，相持在門外。
賀明輔駭得最厲害。其次要算錦文，再其次是葆珍，至於祖章簡直就沒有一點兒懼怕的樣子，他恨恨地，堅定地呆在那兒。

祖章（呆呆地聽着）他媽的，打上咱們門口來了！（突然衝到棹前，拿起殷家明留下的手鎗，就要向外衝。）

葆珍（忙去阻止祖章）爸爸，您不能去！

祖章放了我，我受不了。

葆珍（仍就抓着不放）您不能去，您不能去！

祖章（掙扎着）我不怕，我不怕！

葆珍（對錦文）你還不來拖着爸爸！

錦文（怯怯地走上前幾步）爸爸，您去幹什麼！

祖章幹什麼，打死那挖我祖墳的鬼子！（一下掙脫，衝出去了。）

葆珍 (追到門口) 爸爸，爸爸！……

錦文 這怎麼辦？(不知所措，沒出息的樣兒。)

葆珍 (突然左手上中一鎗) 哎喲！(一把握着傷口，血流出來了) 快給拿塊布來！

錦文 怯怯地進房去了。突然房裏的玻璃窗「嘩哪」一聲被打碎了。

錦文 (嚇得什麼似地，叫着跑出來) 啊呀，啊呀……

葆珍 布呢？

錦文 沒有拿。

葆珍 好沒有出息！(自己進去拿了一塊布出來包紮) 來給我繫上！

正在錦文給葆珍繫布時，仲文抱着祖章上。

葆珍 怎麼的？

錦文 打傷了？

仲文 誰叫你們不看守着他！

仲文把祖章放下。大家圍着。

錦文 爸爸！爸爸！

葆珍 爸爸！

祖章（慢慢地醒過來，微弱地）我是死在我的老家裏了！……我……我……（

死了）

仲文 爸爸！……

葆珍 爸爸，爸爸！……

錦文 爸爸，爸爸！……

突然外面一聲巨響，像是什麼東西倒塌了。鎗聲更急。

仲文急下。

葆珍（拾起祖章留下的手鎗）反正是活不下去了！（轉身往外跑）

錦文（忙跑去攔着葆珍）你不能去；交給我！（奪葆珍手裏的手鎗）

葆珍 我爲什麼不能去？

錦文 女人怎麼能……！

葆珍 女人不是人？

他們正在後門口那兒爭執，突然錦文背後中了一鎗，倒下去了。

葆珍（忙將錦文拖到旁邊，抱着他悲慘地）錦文，錦文，錦文，……（沒有回

聲；雙眼直視着，慢慢地鬆開錦文的死尸，站了起來，緊握着手鎗，沉着地，堅定地向後門走去）。

這時外面的鎗聲更緊急。

葆珍快到門口時，仲文和劉潛生衝入，向外面喊：

『退進裏面來，快，快！』

一些士兵擁進來了，其中有些帶了傷。

仲文和潛生及那些士兵伏在後門口向外射擊。

仲文 你們進兩邊房裏去，從窗上打出去！

擠不近後門口的士兵們由葆珍的指示，奔進兩邊房裏去了。

這時，舞台兩邊，遠處有羣衆喊殺聲逐漸近來。

仲文（傾聽着）這是咱們的人來了！

那喊殺聲更近了。

仲文 走，咱們衝出去！

羣衆 衝出去，衝出去！

潛生（向兩邊房裏的人）走，咱們衝出去！

都集中到台上了。這時外面的鎗聲稍稍稀了一點。

仲文 弟兄們，咱們就拼命殺出去！

羣衆 殺，殺，殺……（一齊衝出去了）

正在這時外面的喊殺聲也特別緊張。

前台的觀衆可作爲是那新到的羣衆，也配合着台上一齊喊出「殺，殺

……」

幕就在這喊殺聲和鎗聲中閉上。

——全劇完——